於于集 三

於于集卷之五目錄

應製文

疏劄

書

於于集卷之五

於于集卷之五目錄

應製文

教平安道赴戰人父母妻子書

王若曰惟爾西土赴戰人等老爺老孃越厥弱妻稚子悉聽予寡人辭嗚呼自我邦罹喪亂訖三載于今死宼假息尚信然居南疆不問八道大小邑孰殳負羽者孰不出力叢疾于彼能斫賊營摧賊壘我邦之忠勤精勇甲諸軍使得保朝夕者皆乃子乃夫乃父力也嗚呼孰非我土也孰非我民也睠顧之懷尤不捨於爾曹也當上年搶攘之初君臣播越靡四方可安而苟非爾一方之民予恐其無今

日也昔宋女不忘著簪楚王不棄蹄履念其故也矧予之回鑾故都莫非發軔乎爾地念爾家勤勞王事益用若瘝于躬茲者搜剔壯弱極于遐陬自西征南殆數千里贏其粮齎其衣貰其馬傾貲罄家以供行役之需行者別離居者怨曠雖有田有土將誰與共力而易之加以天兵繹騷爾地爲要路則其供億其徵求不問於老寡幼少是雖國計軍資所不獲已然猶蠲免之命今日下明日下未知主爾地者果能施之否乎嗚呼安一寢則思原野暴露之勞得一飯則思樵蘇後爨之苦衣一裘則思裂膚墮指之患其眷〻戀〻之情何嘗一晷已也而黃雲南海白雪西山

音容兩隔自不覺淚下沾襟爾其各田爾田各事爾事各
安爾心以待乃子乃夫乃父旋歸之日也今予命御史勞
爾又命優給食物且有軍功及雖無軍功終始赴戰者特
命破格陞職一〻別賞褒獎之勉〻草虫趯〻阜螽莫歎
征夫之遲暮依〻楊柳霏〻雨雪會見遠人之來歸故玆
教示想宜知悉

王妃冊封教文

王若曰陽資陰日配月兩儀合萬品成聖王以之擇配古
也是故乾坤首易關雎始詩姜嫄生周塗山興夏皆此道
也咨爾金氏系蟬聯服壹則德懋柔巽心秉塞淵自中義

方無煩姆教玆遴良姬允合承家寔用徽以褘褕章以璽綬爰溯曠典肅秩戓文冊封爲王妃盖念禮重婚姻天定匹偶五倫之本萬福是源夫惟好逑方責正始矧在助宗禋幹內教化根齊帷澤覃黎庶維齊出治緊御繇刑三代替隆率職是也爾其虔四德奉一人法妊思齊體姒閑靜撫育元子仁慈單心恩聞終渝愛踰己出又至以雞進警以讋獻規以史管寓箴以女圖諷戒以葛覃躬勤儉以樛木逮媵嬙敬之哉於戲正位深闈造端洪祚致交泰於二氣天地式至清寧擴雍和於萬民夫婦庶無愁歎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京畿左道觀察使成泳書

王若曰嗚呼予惟人臣事厥君孰不曰我爲忠能報君我爲義能死國然在平世咸願效臣責暨一遭喪亂其克振忠義効忠王事者厥惟艱哉古人云世亂識忠臣予得諸史策亦罕乃今親覩之咨我卿明聽予言嗚呼不弔昊天降割于我邦蕞爾小醜蹦轢我疆域越我二百年宗社爲丘爲墟由予不德致此喪敗塗地尚誰咎哉第念之我祖宗培養士氣式至今十三世必有忠臣義士敵愾而赴難矧惟若士事事矧惟若大夫供職矧惟若宰臣昔左右予躬者哉越其沉淪播越投竄山谷之不給予甚痛焉惟

卿儒臣也厥事俎豆厥習詩書出入臺侍多歷年所自有生日不見兵革一朝唾手奮起衝冒矢石收散亡餘民持竿斬木者一呼而齊應無不沫血飲泣慨然爭死敵挫強寇勁鋒猶拉朽摧枯守驪江之津絕遠溪之路扼關中之喉控畿輔之臂凡所措置策應雖古名將罔或尙玆肆予命卿牧驪州兼巡察江原道用賚卿金緋之秩顧功膺賞薄不足酬厥勞尤予忸怩于顏厥後羽書相望獻馘傳首者今日至明日至東土人恃而無恐畿甸左道爲賊藪殆且半歲賴卿力人得而聊生厥民咸安卿走行朝號訴願用卿爲監司惟予在廷臣僉辭言曰畿之道有左右并平

時一方伯莅之有裕目今干戈阻絕路梗不得通勢不可
統左右治之宜拜卿爲京畿左道監司從民望也卿其欽
哉嗚呼予惟畿甸寔一國心腹自淪喪來民不知有朝廷
大賊據心腹四出鏖燹靡一日或寧在今戢難排患惟卿
諸若大水用卿爲隄防若家室用卿爲藩屏若人一身用
卿爲手足心膂卿其殫乃忠忱若人不用命卿即誅之若
人有功勞卿即賞之若人有飢寒卿即衣食之若牧守令
監若諸將敢有厲生民失軍律卿即刑之殺之不待朝廷
命令卿其欽哉尚克有濟劘今控于上國　帝用憐之使
天下大都督征倭大將軍李如松領浙江保定遼薊等地

十萬兵今日渡鴨綠江將直擣大賊京城之巢窟卿其暨
右監司李廷馨一乃心力約日偕進以助聲勢趁寒節未
還用殲龜縮蠅癡之賊則恢復舊物在卿一舉手間卿其
欽哉嗚呼兆維已盡王業一髮跬步之外非吾土予將安
歸其克抗忠義以報君國淸塵故都奠居生民非我卿而
誰勗哉卿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敎成川府使許潜善政加賞書

王若曰予觀今之世已末人心不古貪官汚吏黷貨刻
民以私已者雖觸邦憲懼嚴譴猶未戢也矧有以淸操自
勵乎其能氷淸蘗苦不自惹一點滓與古人同科者予於

卿得之予用卿畀股肱郡非一再治信川邑人歌之曁去
歸兩手如濯清風後治星州如信川治中和如星州乃令
治成川又如中和自卿如成川予使人廉之律已清蒞下
嚴威吏懷民一境晏知予知卿能寡欲常伸於人上故其
治易豈止有吏能能篤人數倍前旣擢通政陞嘉善於任
子官非不崇顧卿不以官成故怠其謹殆至於循墻如欲
厲今世人以古之道宜自卿始玆授卿資以資憲於乎咱
李哇鵜鶘魚菑犢鹽近於末節比之張祑受金不翅萬匚
加則無論長人知長人不知皆非今世士也況卿之清操
無有表異中端與鄭不以聲音笑貌飾哉卿宜勉之克有

毖卿非今世士也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黃海監司李憂涵書

王若曰責喉舌於初服盛我銀臺重藩屛于一方授爾金節毋憚原隰暫輟夙宵予念邇日所虞惟以覲風爲最黃海尤邑是我國之西藩靑丘八區猶此身有右臂地嶙折輔需索汰輸邦經發鑿財賦懸磬使价之輜項背踵脫踵穿公私之運繹騷海枕山軸年來屢興鉅役科外幾多橫侵震隴蜀之呼邪起象魏之岌嶪茸裘蓬影盡歐仙寢之營盎粟機絲將歸鳳詔之候矧多海寇之遘迍運楫如飛比致戍卒之摧戕延頸承刃當此之際尤難其人仍思蘇

拮起跛之方莫如綏民足食爲務孳財鹽鹵五湖寧肩鏈
貨銅山三吳可捋苟使黔蒼如歸市庶見刀幣之流泉古
人之課勣己明俗吏之因循可戒惟卿天資醇懿國器淵
弘稔螢雪于明經元元本本襲箕裘於治吏見見聞聞士
也可接扵金鑾長者見擢拔玉笋 先王昔垂藻鑑近列
屢峩務冠東宮啓筵見之何晚南陽剖竹時乎不辰豹直
少淹扵形闈能軾復遭扵蒼海千門種桃李河縣之政雖
間半夜問鬼神宣室之席何曠逮杞天之壵墜復妹土之
多嚚玉汝內垣出納惟允金吾清問逢亂斯除欲酬膚功
盍庸優典茲命卿爲嘉善大夫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

軍節度使徃懋乃職無替予辭嚴考績而簡訟爭乃其末事鍊兵革而防寇盜幾乎後言官通政任卿所裁昇大辟稟予而斷嗚呼同憂相戚積勞徵償雲海秋風想星篤之漸遠金門曉月聽珂馬而長懐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䟽劄

政院請上尊號啓

自古人君有大功烈在宗廟社稷則臣下上尊號以發揚徽懿當時人君其孰曰我有某功烈我自晏然當之顧以羣下之情不可過宗廟社稷之至不可私故雖以巍蕩炳煥之美加之躬而悶默順受有不得辭也今我 聖上逢

罔極之變成不世之功使域內幾喪而復寧 宗社幾危而復安一國臣民咸荷盛烈大勳顯上徽號以慰神人之心誠有不得已者何者自古喪亂之來或有所自召者苟或因自我之孽以致寇盜內鬨則雖有區區底定之功臣子何敢自私其君以美號冒加之乎今則不然 聖上以英明冠古之主致國家寧謐之化而彼海外逆酋卽天下之賊非小邦之寇敢逞假道犯順之計以哄劫我邦故聖上抗大義折之甚峻奏表以聞 天子其顚喪淪隮之禍自分其必至而猶且甘心受之不以不義而苟免不以勢弱而自撓向上之誠未嘗少衰於顚沛故天地降監鬼

神以臨天下之兵九州之粮陸續於十年之間而 天朝
拯濟之仁實萬世所未有之盛卒致逆酋鬼誅餘醜潮退
八路清平之慶復覩於今日也然則其艱關播越益彰
聖上之忠三京淪沒益著 聖上之義聞之萬國是以有
辭傳之萬世亦有其光況 聖上經營策應周旋於天將
奏達於 天子皆斷自 聖衷出常慮萬亡訏謨規畫之臣
有寸籌尺筭能出 睿斷之外哉當其大賊在境天兵滿
國自義州而定州自定州而永柔江西自永柔江西而海
州以至回鑾故都其間櫛沐風雨跋涉河山責有於無應
實以盧焦思劬身曾不言勞臣等追思至今不覺感極而

淚下自古中興大業雖不可容易而成未有若 聖上之
終始辛勤若斯極也若然則以國爲扞蔽不以賊遺君父
聖上之功 天子所知也迎候天將不失其歡心卒使成
就其績 聖上之功天將所稱也國 祖宗之國也民
祖宗之民也 聖上能奠於喪亡能濟於魚肉 聖上之
功 祖宗所嘉也大賊方張八路風靡而兵力雖瑣民心
不叛以致復安其生 聖上之功臣民所戴也 聖上之
大功大烈磊匚軒天地上焉而 天子遠焉而天將幽焉
而 祖宗之靈下焉而一國之臣民無不允洽於聽聞不
覈抜名實光膺顯號以答衆望雖 聖上亦不得自已

聖上雖秉撝謙之德日以冲讓爲事輿情之所在衆美之所歸雖日呵月禁而無以異乎防大川而放諸陸有不可終遏也明矣嗚呼天地之道能致四時行萬物遂而不自以爲功聖人之德能使九法叙百度貞而不自以爲伐雖其不自功不自伐而其爲化中之物者咸戴而尊奉之於天地曰高也厚也淸也寧也健而順也其名也不一於聖人曰聰也明也睿也知也大而化也其名也不一然則天地與聖人夫豈與知之顧名之者人也今者臣下之感戴聖功無以異於名天地名聖人其加名不加名雖無損益於聖德大業而區區臣庶貢忠之誠不于此無以白三韓再

造之績不于此無以慰羣庶顒望之情也在庭之臣所以
連章累牘彌日月而不知止者也不特此也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古之道也當今奔走效力之臣雖有圭撮之勞而
職分當然有何可記然猶銘勳彝器績像凌烟茅土之榮
遠逮於雲仍　聖上之待臣僚可謂勤且厚豈非償功酬
勞遵　祖宗遺典而然也至於　聖躬宗社之功卓絕百
王面數字之號尚稽時日臣僚愛君之誠不逮於　聖上
待下之仁罪固不辭茲者　聖上之謙匚雖得於自牧而
獨不念　祖宗之靈無以慰臣民之望無以答乎臣等俱
以謭薄職叨近密何敢飾爲謾辭以欺誣我　聖上哉當

此玉候靜攝之日臣等亦知仰瀆之未安而第以廷臣之
議如此庶民之望如此一國之民無貴賤所願如此故公
共之論不敢不達伏願 聖明亟允諸臣之請不勝幸甚

再啓

羣臣以請上尊號抗章叩天閽者大臣率二品章十六上
率百僚章四十三上宗親府章四上司憲府司諫院章二
十上弘文館章七上藝文館章一上本院亦上五章每章
一上 聖旨一下前後未安之辭日愈嚴峻臣莫不以首
搶地汗流至踵而然猶羣議益拂鬱羣章益蝟毛而起者
垂一月夫豈循例應文具而已蓋皆由中出者然也臣聞

盡忠者不別內外舉義者不計勝敗抗節者不言強弱苟因忠義節致其禍則榮莫榮於其禍故禍之大者忠益大義益大節益大禍之小者次之若所樹立能自卓爾而以擢大禍爲之尤則是萇弘胣體子胥流屍不足名萬古張巡許遠折骸食妾不足稱後世攷之簡策烈女忠臣自樹硜匚所樹立幾何而不爲沉宗喪家滅軀者希矣其能抵危亂而完福祿以彰其聲者有幾人哉今 聖上之大忠大義大節臨大艱而壁立宇宙設令甚至於失國亦且甘心死譬時播越豈足爲日月之蝕乎今有人於此河之決也父母之室將被其灾埶家產溺妻子以防之使父母免

況竈懸釜之禍火之燎也父毋之居將延其爇焦毛髮爛肌膚必撲之使父毋免黔廬赭垣之患其將以墊溺焦爛爲尤而不諱之孝可乎 聖意若曰吾君爲重吾社稷爲輕乃身當焚溺以防之撲之雖孝子事父毋其果有尚玆者乎嗚呼内外一也勝敗勢也强弱形也所立如此卓爾則盛功何歸焉盛功有所歸則大號何辭焉 聖上雖欲辭其如羣情何羣情雖欲已其如天下後世何昔者大禹導水刊山除洪水之害天乃錫之玄圭當時手畚鍤犛土石泥塗沾體者九州之民咸力焉而天之錫圭也禹獨受之不辭今者 聖上撥亂之功無異於導刊而不肯受天

之錫欲護於畚鍤土石之民羣臣竊惑焉故所以章一百上而不憚煩也伏願　聖明察羣臣之情皆出於由中而快賜一俞焉　批答曰爾雖奮如椽之筆奈予不從何

再辭吏曹叅判疏

伏以銓曹者要津也臣之叅據此已四年矣今夫涉要津者獨占津船防涉人之路至於四年之久則人之厭之者必詬之不去則必敺之不去則必鞭之不去則必大杖之而終不去則必擠之不測之淵而後已臣旣被宋永緒之詬之而閔蓍之敺之而金昶之鞭之而金允謙之大杖之而皆不去此後必有人擠臣於不測之淵而後已伏願

聖慈毋使臣獨占要津濟臣於淪胥之域不勝幸甚臣非不知三度告病三日而遞只以政牌日催未敢言病故連章至再而不知止也請命亟罷臣本職及兼帶以安拙分臣不勝屛營至臣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藝文提學疏

無狀小臣早荷鴻恩竊祿倖位二十七年投閑致散無求沒齒於分即宜日者　謬命拜臣以諫長又拜臣以玉堂之長又拜臣以銓曹亞長曾不旬日復兼臣以藝文提學一月之內恩數沓　臻皆一時極選臣自忖老拙有何碩望加人而冒濁朝華官若是濫乎臣本空同百無一能從事

雕篆蹈襲古人生平自期雖在於立言不朽而素以慵性謭材又不藉師友提撕之益年來所著述積案過首者率是俳優之言不適於實用其於當世之好尚兒爲齊門之瑟方其年少氣銳猶且反顧忸怩况今犬馬之齒已瀕於溝壑聰明日謝惛耗乘之者乎不特此也臣自少攻文與時尚背馳所讀經傳之外又讀世所共棄者故其爲文澁而不暢其爲詩朴而無華至於妃青配白尤非所長四六諸作多所乖剌若是者雖於俳優依窓牖娛老自遣猶恐爲世笑况此一國文衡是何如職乎臣自知甚明决難負乘強而行之非徒內愧必有物議隨之伏願　聖慈亟遞臣

藝文之任毋使災生於過福謗來於無實千萬幸甚

玉堂箚子

伏以 殿下戒勤春冰念惕秋馭衣宵未旅食旰靡御慎獨之功蠖濩罔懈閑邪之思波蕩彌勵儼淸穆而飭慮對越于帝蕋部剝而懍懍頤畏于民淸廟薦牲藹膋爨祛誠虔齋宮食玉接神明於謦欬宜夫家敦孝恭人服禮讓五福畓臻百祥並應而邇年來乾道失淸坤靈不寧休徵息兆妖戾作孽馮相之告祲恬爲故常太史之書災課以日月在前夏享禁旅之驚乃於齋宿之日爰及冬嘗震雷之威復於受戒之辰蘋蘩既馨旋興不祭之嘆霜露其零空

紓追慕之感在臣庶之心驚惕猶深矧 聖明之重憂懼可言臣等竊念璿璣上齊玉衡高懸理至微而孔鮮道於穆而不忒上雖杳邈非鑑而燭下雖卑微如響斯答天人不間旅累忝感應實捷於傳郵 聖德不爽雖似無瑕之玉天譴非虛豈異空竅之風臣等請直言而無隱 殿下幸霽威而垂聽以一人之尊處萬民之上雷霆左震鈇鉞右擬惟威所加不火而熱雖諄諄然使之言猶恐不盡其懷矧訑訑而見於色誰敢冒貢其衷是故諫諍設鼓誹謗有木聖哲之德曾非不足芻蕘之言豈皆有補由其有容受之量所以致熙皡之治臣等竊觀近者搢紳之間諛佞

淺風軒墀之下謇諤無聞三緘既固一鳴誰先臺省所言
政治粃糠封章所進時務邊幅其未聞不諱之言由莫開
虛受之路伏願　殿下加省焉臣等竊聞居養移人富貴
生驕欲其盈而不溢莫如用之以禮故觸讋幾諫長安爲
貧陳翠娩辭燕弟促行惟其長慮所以永禎項者臨海殺
人刑官治獄搜其屍而無得匿之也求其親而不至逐之
也世無彊項之郎誰憐沉首之魂非但一夫之不辜抑恐
三尺之無章伏願　殿下更思焉臣等又聞人心淑慝之
所分世道汚隆之攸關而近年民風日薄變亂相仍緣林
之徒嘯聚山藪潢池之兵鬼謀昏黑跡似涉於竊鼠罪或

延於射天楊惲憑玆而受爵鄭衆乘此而得官於是地主
倖功淫刑不止乎箠朴奸人濫賞烈焰無分於玉石甚至
爛灼未鐵慘加炮烙致有自顧逆賊圖生晷刻溫陽塤唱
沔川麄麃僵屍如麻寃聲徹漢有若尹景祐者抵暮年齡
立功何期無他技能圖爵難緣百計窺覦告變以發身一
朝搆揑陷人而希功嫁禍于他自追莫罪載在王憲元無
兩全之文豈諸後葉必媒多口之患與情共鬱寶典孔昭
伏願　殿下亡申鞫之命嚴反坐之律用爲後式永垂來
戒臣等又念鯨波十載草木無餘天兵八路雞狗靡寧顛
肩甫息血拇纔乾收召劍鋩之餘魂民不萬一鉏墾遷葬

之舊土畝無東西奢華之風復萌供億之費仍繁歲八不
能圭撮乎平時古規獨先中興於亂後頭會箕歛奚獨秦
今髓椎膚剝靡孑周餘哀我蒸民亦獨何辜伏願　殿下
安民務本以紓物力爲先抑奢崇儉以尚平日爲後臣等
又覩喪亂以後貪風尤甚內以朝著外而方伯苞苴纒屬
賄賂雲委拆姓署之緘千匹文綃啓脯醢之甀萬顆瓜金
醢艦雲翔於碧海龍木鬼輸於朱門需妻妾之奉辦子孫
之資民生之毛髮無餘邦家之根柢自撟若此不已其何
能國伏願　殿下嚴貪贓之法而一切勿宥奬廉素之風
而萬世爲憲嗚呼方今疵政蹇房夥冀茲臣片言牛體一

毛今日之天灾荐現異時之大禍潛兆而苟亡朝暮不加
藥石則浸亡日月終抵顛隮毋謂漠漠可不兢兢雖然徒
政何以爲治虛文不能應天天地父母也茲示鞠子之哀
心迹影響爾寧飾儉外之文我苟盡敬天之實天豈靳恤
我之仁其理罔差柰何不敬伏願　殿下靈承帝事敬忌
天威無貳無虞曰上帝之臨汝有嚴有翼如鬼神之在傍
深宮靜密近習在前儼乎若大庭之蒞朝閑居燕息紛華
滿目肅然如太廟之將事杜諂諛之門恢諫諍之路擴大
中至公之道推如傷一視之仁培封廉耻之節措擊貪婪
之習則朝夕夢寐羲文周孔軒墀揖讓伊傅皐夔衆孽自

倚諸福畢至天成地平翌日之效海晏河淸千載之慶懋
哉　殿下勗哉　殿下

書

奉月沙書

昨大諫送書來稱月沙發論備局太學士將缺柳某以提
學在散中宜及時處之夢寅得書竊笑之是閤下愍當時
文墜欲振之且憐夢寅久滯擬藉此起其廢也感激感激
夢寅非人也而帶職名猶昔啓劄疏請免三者俱非帶稾
者事悶默已四載矣況太學士於夢寅何哉今人亦古人
也自古文人有人與骨不朽而遇知己者乎不意今世有

我揚子雲也雖然去歲年饑羣兒爭餅而歸祭之臭滾糊矣夢寅處江湖閑無事前年讀左氏今年誦杜詩此真臨年者伴也以此餞餘生足矣如與羣兒爭臭滾之餅非所願也茲者備局諸老皆夢寅年相若而先後生者幸閤下以此辭焉夢寅再拜

贈吏判月沙書

疇昔之夜夢見有一人攀高樹乍登乍蹉余乃顛倒趨之推而上之樹顛諦其人乃吾友成進士汝學也覺而診其夢樹者樹立也樹立人莫如官也卞登乍蹉登無階而高難攀也推而上之者薦之之象也得無薦之者余乎顧余

落拓散地將謝簪笏歸菟裘吾身之不能恤若之何能遠人乎但念年年都目政掌銓衡筮初仕者能得幾箇孟浩然乎今成之才閤下所詳知其不待余言也審矣其詩曰草露蟲聲濕林風鳥夢危閤下嘗見其詩而哀其窮又其詩曰面惟其友識食爲丈夫哀成之才惟其友知之獨閤下不以丈夫哀之乎萬有知閤下之樹高幾丈哉能許僕推而上之樹巔乎今僕適憂採薪使淵叔顛倒趨之願閤下垂察焉無使前夢爲春夢焉夢寅再拜

與鄭秀才 澤雷 書

鄭生足下日忝考試未洎生之南也而敘別能不惘亡今

來奉訊良慰良慰僕於生戚興愛情兩深每祝盛歳登榮猶親昆季切也尚今才未售於世常心惜且惟然豈無其故囊生辱處連山書室大策能驚時輩謂領髭弱冠而擿到今陵夷抵韓愈擢春官之年棲遲若此豈非坐不深其工浪隨流俗之爲乎所謂指南無異道惟在多讀多製昔陳堯佐稱賣油翁手熟夫瀝油錢孔不濡錢文爲其専攻不放手年而月而日而夜而恒着心也今之士朝韓暮蘇春賦夏策前功未成而改他業而新之白帝之猿聲未了孤舟已過於江陵其間萬重雲物徒在瞥眼中豈屠牛坦剝皮刳肚批郤截軱解湊理决徹骸之若哉決科雖小事

非專業不就破一書五百讀策五六十首表一二百逐日子冈間其功人雖不才鬼自知叨其或春科讀數十製數十秋場亦如之而止焉則所以徒勞無效應每年之科也苟有濟河焚舟之舉其一戰而雪羞在反手間勉之哉

答柳正字書 侄浩

無恙良慰曩汝省余索秋壽瑞錦一篇余俾言之崔甥所取去既去余心一怪一喜曰今之人解讀書者其志以書注科第既遂輒抛諸塵蠹猶欲免者既得而忘蹄今活已成科愈不懈不于宦而于書異哉是可教居無何汝如清州馳書余質其文余手書再三復甚訝焉昔韓退之有住

曰滂爲文詞驟長不類舊常退之曰爾得無假之人耶今以汝書觀之不類決科者焉得無假之然乎然今之爲文者無復作古人狀若此雖欲假無其人近聞南州俗離之山多方士能役鬼還寃汝得無得其人招柳魂役爲是書者乎不然者何別余不浹旬驟能奪柳州胎乎但書中稱余文甚浮寶又歎余世不用以投閑置散是不然夫文與官二事也二事大不相涉猶犬馬然昔者孔子作春秋繫義易卒老于窮其他又何煩輔頰汝獨不聞之鼠虱之事乎鼠與虱皆自大各較其勝負兩不決虱謂鼠曰爾不能勝吾大而強自大吾與爾聽公論故路上人可乎於是乎

鼠陽死仆于途鼠亦從焉路人過者咸曰大哉鼠如革履大哉鼠如麥甕鼠乃謂鼠曰履與甕孰大鼠卒不能勝鼠吁鼠鼠之勝負路人之公論吾已掩耳焉久矣汝休矣且余聞之兒之則蔑聞之則怵其生也狎其死也愀盡人情自古多其類余請復爲汝譬可乎昔羣兒聚山趾有虎攪一兒踊而不囓羣兒不知虎也提巨梃撝其喉虎斃推曳而來路見長者曰小子汝安得虎而來羣兒始知其虎也皆大怖棄而趨向也搏之今也趨之是何也則昧於實而愀於名也今汝以柳州已死賞其文欲千萬讀甚矣汝之貴耳而賤目也安知今世不復有未死之柳其文不讓於

秋濤瑞歸也耶若使後世讀余文至千萬其必有識余者
矣悲夫余之劍自在之劍也既不埋夫誰掘之汝欲拂拭
之當爲汝發諸匣其餘釋疑前書已盡之不復一一

呈朝中諸大夫求節孝編詩書

去年冬鄭樞密爻孚子虛公新自聖節使朝京迴贈夢寅
一卷書云子前年朝天賀聖節乎曰然曰子題詩示平府
萬柳庄乎曰然曰庄之主爹君詩咏萬柳鐫之板釘屋樑
上聞余與子爲戚遇之頗欵寄玆書俾轉遺余受以卒業
盖光祿寺監事李思齋浣者陜西平凉知府光濁之孫貴
州布政淪之子致官歸仍先人別業營池臺園亭而樹萬

柳日娥詩其下既卒妻孺人韓氏廬于墓之側暴霧露竟
三年搆祠宇像夫及夫之翁祖並三塑俎豆之其節若孝
聞遠邇盧龍縣儒學生員陳大謨等呈之縣縣申于府以
旌閭給事中白瑜勒石記其事按察副使徐公樹其表使
燬權鄉閭波及青汗黃孀中放是乎南京經歷詹廷太學
生蕭被遠等十七人哀李氏一家事蹟翰林侍讀盛訥御
史大夫韓應庚知縣事葉世英府學教授倪承教逸史氏
余國柱永平訓導胡夢鶴盧龍學諭表師舜貢士韓師范
從孫李鎬太學生張德政張道弘庠生李承福白珩李發
光廖汝欽白瑾白讓呂登瀛閻九成鄉貢進士薛三桂等

所諷詠若而篇曁韓孺人自著文孫婦韓氏所著文若而篇並序記傳誌銘祭文移文詩成一通書號節孝編曲陽王思謹弁其首龍池劉沛然跋其尾竊覩李氏以遥淫華胄振家聲也有其人媲賢耦韓氏令門淑媛也能詩史繩已事夫君盡四德在與亡得婦道甚非但中朝聞八亥口稱譽之至于外藩如我邦人經過者悉歎服今其載編中者班班見實跡如此豈不韙哉向也夢寅三經其庄深歎夫風烟滿目物是人非偶構荒蕪之詞猥塵于粉粧其兒主人提台捧詆訶之亦幸矣乃反揭諸楔楣間不以退裔人必之也豈但中國人愛才無外人爾竊喜吾家弊帚享中

國之千金也今其編只一部不可悉經諸大人先生眼玆略記其顛末以布諸大人先生伏願各賦詩文以褒嘉之弊邑已鐫許多木字計印成一帙付表使轉徹李庄則豈但彼家茂行芳聲震耀於東方諸大人先生之語亦壽於中國豈不兩得之乎

報鄭進士夢說書

曩者累蒙嘉貺次四韻詩徃復十餘什掛諸壁珍玩數月厥後遘寒疾無意吟詩不能繼其事不自料他日瑣亡之文流入几席謬塵清覽仍復辱惠書以褒之不敢當僕自幼時學爲文章小者欲以華諸國大者欲以立言垂後始

也雖用韓柳文立模範其卒也盡讀韓柳之所學者目不接周漢以下書中間雖捷魁科亦將末已也第念東方不重文翰自古名公著述多泯沒不傳間有賴孝子慈孫竭力以鋟梓率不百年蔑亡焉况僕以薄才求進以此見祟於時數矣其何必砥亡自劬只疲有限之神魂哉用是抛書投筆已十餘年矣前日因鄉人求薄業搆一舍于白馬之下流初非爲江山也其意固有在也不敢一二言盖古聖人於山水只取其重於道而不尚乎景物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其所樂不在山水而在仁智又曰逝者如斯又曰美哉水洋洋乎皆意有所寓非直爱其物稱之也

至後世詩人墨客類多玩物以喪志過矣竊僕之居斯適冬之候長江大野氷雪以亘之蕭蕭一茅舍有壁而無紙今若冒而居之必至玩物以喪身宜乎尊公之謂我畏寒而去也然當繁華富麗也去之及凛凛冽冽也始就焉當初寒也若畏而去之及嚴寒也復就而若不畏焉當去此也有若畏寒也及就彼也其室亦如此其寒亦如此宜乎尊公之莫測吾去就也尊公獨不見夫江上之白鷗乎翩翩焉起於南江翩翩焉入於北江其行止無繫其去來無必觀者從而笑之曰奚以之南江爲奚以之北江爲彼豈有必於物乎哉今僕之去就或者其類是歟雖然君子之

用心行事使人容易而測之則孔子之去魯爲肉也曾子之出妻爲蒸梨也孟子之不見齊君爲寒疾也僕之在野其去就非有深意而尚有所不相曉者況僕之在朝其去就異乎時人如尊公在野者又何以推其端哉朝廷自有朋黨来舉世逐亡竟相遞交自公卿下至吏胥無不自分一隊余甚痛之以爲人臣苟立私黨是無君也　聖君在上撫羣下如子而羣下不肯父　聖君各自私其身結爲黨以眩其是非是可忍乎是以其在朝也進之則進退之則退東西南北無所無不可而未嘗落于一邊彼之進之也有望於己而進之則卒不應聽其退之而後已吾於得

失何哉惟不負一人而已昔者孔子不可於魯去之齊不可於齊去之宋之鄭之陳之楚其意欲行其道而不得焉則去之然其大義未嘗不在於宗周也今僕於彼此未嘗一行其道世皆知僕之寡合也僕亦自知不合於世也故有今日之去就與白鷗同之也世之眛眛者若以僕去就爲疑其不幾於疑僕之畏寒而思暖耶噫僕之寒極矣氷天雪幕不足以方其凛冽若使人近之者亦將手戰股栗膚裂肉皴僵仆而凍死矣雖鄒子之律其何能以煖之哉宜夫人之畏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僕亦有以忖之矣今尊公深藏暖房聞吾之寒而尚且畏之則是學藏

六如龜鼈而以寒暖爲向背又有甚於鴻鴈之去來也徒
知百濟王千年古臺曰是我之地仍冒虛號曰寒江獨釣
翁不亦贅乎其必忌僕主江山專風烟謀欲奪其勝而不
知僕之深意在此而不在彼其可笑也歟

答成察訪 以敏 書

日左顧出他雖十年後感幸不容爲禮顧寒家無酒肴以
作眷只掂兩窓玩翠微未足娛佳賓第生所儲異諸人自
享千金人視之則弊帚何敢塵畜眼者所側睨每有一得
思以郢斤去其堊非但世無其人又恐對介胄論詩禮不
聽瑩只瞭眉耳伏聞尊一生攻文章有血誠得功深竊冀

一賜雌黃指摘其疵纇不意稱引太過雖使馬韓當之猶
踧踖循墻然尊豈誕辭誑人者必心誠好之故也昔人有
踈矣妾而愛醜女者或者譏之其人曰人之西施吾之無
鹽吾之南威人之宿瘤也令尊之所好者得無類是乎但
生自幼齡無他能惟事翰墨抵白首不懈有何過於人者
惟其謬妄自以爲學古人不及古人世道坐是日降韓學
孟莊不逮孟莊歐學韓不逮韓今之學歐取壯元者如吾
友金壽賢雖不及歐溯其源實出孟莊金之去孟莊不亦
遠乎中國之小我東職此然也生之志直欲學孟莊所學
者而已學孟莊所學而不逮則猶爲孟莊其不愈於學韓

歐不遠而爲東文如壽賢者乎如蒙僑寓隣並日月賜對
討古文生雖無似當飾無盍宿瘤作西施南威之㨾以恍
左右尊鑑無裨於生得矣不勝區區之望小餘當如教但
大政皆實職轉陞窠甚尠似無餘地然敢不奉以周旋夢
寅謹再拜

答年兄林公直書

僕不自料僭越裒成一帙書將以牖蒙學不可無一語以
尾之欲以記事之顛末兼暴余素志於是焉搆跋文顧其
拋筆於簿領間殆半歲於造語命意頗有不慊于心者荒
陋中無士人可與質抑鬱而藏諸篋者有日幸賴吾兄不

鄙眞蕪辭賜之珍言以嘉賞之且曉以指南幸甚然似有不相曉者不得不復焉夫文者言之精也古人不斬一時必斬千萬世故雖名言格語苟涉古人之陳猶不屑況乎今之文哉試觀今之文以之而其於乎也以屬辭一句三用語助使人讀之也其句讀流於唇吻用是捷巍科華一國者何限雖然其施於一時則得矣其如傳世壽後何今僕坐廳事受辭訟也滿庭魚貫而入者皆持簡牘乃令吏胥讀之其文章亦流於唇吻將以是傳世壽後可乎若使左氏爲詞司馬氏爲章以入吾之庭則吏胥必大笑之曰是瞞世之文也是豈左氏司馬氏之罪哉今者有馬於此

其名曰白羲也山子也卒之而市諸肆轉以廗勒以絢其步蹉蹶於一場市之人皆顧曰此駑也今夫爲文者樸陋其辭藏華於内有類白羲山子之廗轉絢勒則將以市諸今之世吾知其不售也審矣以是觀之焉知曲逕之不爲莊嶽黒窗之不爲白晝又焉知師曠之不爲矇瞍也哉然覩兄之書可以語文不久必捷巍科勉之勉之勤讀吾所寄書他日當與細論文

答南都憲季獻書

六月十六日某謹再拜復書大司憲閤下自公歸來伏見華札在案展讀彌數月日覺文章高古非但措語命意叙

頗俱有法其體格不凡如張錦髮鍊又如褫褋藏雕而句句節節皆各得其位僕自少抵老未曾見今之人能有此作信乎老於文也僕與閣下相得於稠人中已積三十年閣下以年則長僕八歲以進取則進士及第皆先僕三四榜閣下於僕實先輩長者僕又性懶守拙雖鄰里罕相叅尋况相住郭南郭北之遠哉宜夫蹤跡兩相疎也然因儕友慣聞閣下自幼年嗜古文與時尚大懸不事口耳訓詁就古文中諷誦最熟韓昌黎柳柳州莊南華等書至當世文不肯苟有許可意閣下必以僕爲流俗人而僕亦只守分寸地以自信不求衒于先達具眼是以深閟聲光自珍

旋帚猶乎壁耳囊者閣下一有所求輒不自勤畢陳所蘊
于前者誠知閣下把玩斯文著工已多年記必貽端的之
論故也不意稱引太過謬加以不敢當之美若果爾僕之
所造已出古人右耶不然是豈季世人所堪可喜還可惜
也僕始者竊覩我國家貴道德不上文章雖間有文章士
人多藐視之不與中國人齒僕嘗永慨于斯不欲以末藝
辱盛世君子坐俟死之日屬是非于後之人若知知已在
今世如閣下僕豈不早褰裳詣門以求揚其光乎僕學古
詩古文又好古人書法皆從十五歲始文自三代兩漢止
韓柳目不窺宋以下之作拘匚法制如申韓律令悉刻[illegible]

急頗不自滿於意詩自先唐以上止於李杜韓下及於黄横驅別騖如泛駕脫馬之馬不避深峭然後快於心自以爲詩勝於文書自中國及東方學崔致遠楷字文博取張弼崔興孝金絿黄耆老草書避子昂安平若將俛屈伸盤紆皆遵古畫恣睢倔逸之氣老而不衰三者之中謬許草書爲優何者藝之所長出於近性而學古人難成於東人易功也蓋信今世之文去難取易能適用於當世而僕與閤下之任非笑於今之世者也吁閤下與僕俱不生於中國故人多易之使處之中國豈若是寥乙乎哉今僕平生所秘之述作既披露於閤下不知復有何許人能拔僕筆

跡耶昔聞洛下有幽閒處子六十嫁於人雖得歡情奈近墓門何僕之遇閣下或者近於是乎良可捧腹

重答南都憲書

辱惠書奉讀旬日愈讀愈佳文字簡雅意趣深長片辭隻字無髣髴時人之尚者諒閣下好古篤而用功深僕何幸忝此知遇旬月之間得傾都兼城之珍至再三獨恨中間作示僕數百言不日旋取去僕意謂必有點化之語或改竄以惠及得此書終篇無一言相襲雖兩存之無不可而故爲奪彼與此使僕白璧無雙占劒無偶何耶良可悒

來書中說僕文章處太過僕有志於古雖欲免於卑鄙自

敢當閤下之所道者僕九歳失所怙孝賴慈氏嚴正勸誨兄訓誨儀太姊博通書史一家所聞見皆世人所未能者是以十一歳能作詩賦論爲長者稱譽或有先達之士屈高駕而問之十五歳始遇申校理濩從事于古文學古非不足也而作掇靡常不能一其做工詩自十七歳便東之高閣過三十登第復其業而猾仁於公家事沮廢功者多矣惟其薄才稍長於斯間有得意之作如哭東五山律二百韻遊頭流律一百韻其餘惟政及東岳廟長短句山木行葬篇則自謂稍勝於文談令爲文盡一生力似不能駁人視聽依俙於詩至於書初非有意於古也自幼年未承

先覺之誨只愛草書豪邁縱逸不擇古今而臨之盖先大
人書法絕世外王父申判書公濟氏宗匠於書愛先人書
最奇畫傳一家古帖古屏故吾家多蓄古書儀亦慕先世
舊業稍善於模擬不學而能惟是家貧無緣供紙筆以肄
其業以僕好古之心自愧不能於鍾王而取叔季人之迹
用是不循於世時時興至展大紙濡長毫雙鉤運臂恣意
揮洒胸襟快爽可以開闊而却老其蚓其蛇不須論而但
多識字體雖臨紙亀掃似不違於古其樂豈比於詩文哉
雖然凡大小事必須專於靜然後造其妙如僕貧者也不
能起書樓以專其業亂離以後所處蝸室書籍充棟宇姬

妾列左右或以脂粉間研墨或以刀尺亂芸帙或以朱翠加几案㦬然嘻笑喧聒于一室雖呵以驅之不終朝而復然自少喜山水平生所鍊業多在名山蕭寺之間而今者除紛華波蕩外又在倥偬簿領中若之何有所進哉加以比年内霜雪籠頭牙齒辭輔仍之以眼疾又肯作少年事兀兀然辛苦復傷耗謝之魂哉弟私自惟者老慵日甚業疏才退而所著舊藁逐年覺其疵病古書之前年觝滯者今年頗覺口順將智與年而長耶才欲老而成耶抑將搆思之初私意勝而不知病經歲而后公心生而疵自現耶但篋中所儲年年加帙或者因茲而有所益耶今僕與閣

下兩老翁也論文往復書札聯翩必爲當世少年輩怪笑
近聞 聖上不以東邦文命重刊東文選朝夕當訖功訖
功須賜之後其書必布於中國繼此而添其選者非閤下
之文而誰伏願閤下收聚平生私藁勿令浪擲放虛北以
圖中國之不朽也不勝幸甚言不盡意勉之勉之草書數
張聊備一笑不猶愈於詩文乎所惠書幸須還璧

答海州牧使宋德甫駉書

屬者令兒之辭朝出於海謂余奚童之舊而阻濶之餘而
又將有三年之別取鵝溪金色之牋邀余以送遠之章是
日也余有玉潤之兒寢疾于家仍抵不諱渾舍遑遑乎有

壤墻濟蹌之稱及素親舊間仳離之問哉逮寇変事已今及海上之故人以求其懽而不知所復何意諷詠之爲哉昔余與令兄髮未結而頂未冠波奔魚戲於松街之間日三會是時於世事混沌未鑿豈知有悲歎苦樂及此末路從食于風埃一黎面而一蓬鬢居世已久憂患荐仍兩家之青年孀女抱孤嬰而呼天其酸哀痛楚之狀殆至于六月飛霜人間何樂百歲無悰自今已往雖日月具太牢奏九韶以享之伸眉開口之有幾時哉然而六十而舞彩一世所希有而惟令兄滑甘瀡髓之養舉大府專城而有餘余雖羡之曷可及乎若余者衰拙日甚息意於名宦去年

解綬歸來誓將老死於瀛海梅橋之鄉不自料江湖山林反爲仕宦之捷逕一歲中再超崇秩而勳業加之天寵如山顔忸怩而足逡巡有似孤雌見羈左右啄雕籠而又見歲年之新矣昨者榮問鄭重兼以華虫騈首長安多門冷家之見此物稀矣故意良謝惟祝新春大夫人享壽萬歲令兄侍兄萬福

答全承旨 有亨 書

不佞忝吏部冐非笑洽二歲自揣不似顧無以上答鴻私下副諸君子歷望慼匚揜疏櫳潜幽室仍以宿疴嬰身遌劇務用事雖尊客臨門或不得屣履以迎殊不覺門外訾

謗山積伏惟令公從平素不遐疎慵又不以榮落異觀故
昔令公眷雀羅叩山扃未嘗不懽然披腎腸念令公博通
經籍旁達百氏閎深演肆無幽不探賾非但古先儒未曾
兼涉如醫藥卜筮天文地志莫不洞燭而畢究豈今世口
耳訓詁决科第謀緜穀者所可克耶用是不佞思逮叨銓
之日殫瑣力以援之謂拯焚溺濟溝壑手足所不須可以
長綆引之及其排門塡巷皆有望於不肖而高賢崇宰各
擧所私不得則狠然而怒之處斯世受斯職一斷以古道
又恐招累於吾身未免從俗俯仰有負平生所學竊自顧
初心忸怩也始者不揆世情不研磨時事謂陞沉進退在

本柄者可擅及其見聞積博聰明猶不逮則雖書冊子置
囊篋尚不能盡記也傾心愛慕或下於積薪而新更淺夯
或儲於藥籠而交口爭薦以得占又過半焉其幸者一往
而便得焉其不幸者雖十擬十不得焉及其布列內外人
皆言出自不佞而察其面目則皆不佞睞亡平生以此益
信官爵在天陞沉由命非本柄者所可擅也比者每思令
公爵旅中茹蔘儽直閣累旬不替是豈衰邁者可堪尤憯
亡不舍于懷也如得寸巇可抵便奮然自當排衆議抑僉
舉而先之第銓衡地重伺鈌者相望非一夫可以久占而
坐席已穿遲回猶昔自顧厚顏思欲決亡而徃郎者芳草

抽青三匚在明朝郊原景色漸佳尤欲釋重負自放於寬閑如此計未易遂當爲令公更從事於斯政

與尹進士拱書

某白尹生足下曾見足下與豚兒書知足下讀馬史以千遍期始則壯之中則憂之終乃欲爲書已之而旋止也及今因湖儒應舉來者聞足下決意牢計不滿讀史記千遍誓不赴舉也足下之志則壯矣然竊悲足下謬執已見浪費無益之功也不得不爲一書以曉之自夫書契代結繩之後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尚矣已不可尋降至夫子刪書其文最古似非後學可倣象而自古文章之源專出於此

至左邱明著春秋傳暨國語其文簡雅亦非後學可易及而爲其專於一體學之者多祖焉至於馬遷以汪洋宏肆之才乃少時先長其氣遊天下名山大川以壯其心目而後約而之學宗六經述左氏間取三代篆籀之所傳者發之以己所自得者絕千古横百代而爲之文其措語下字縱横錯雜千變萬化學者莫究其涯渚又因草創未就而遭禍故古人多稱以未成文是以自古文章之學雖以此爲宗匠而僅得其一端未幻其全體師其簡者遺其肆體其峻者略其法其長短闔捭合散消息之態則百不能得其一二焉彼蘇東坡峻拔百家之豪才猶曰馬史不可學

娟其餘乎獨退之頗有脫胎處亦一語一段而止善偷孟
莊爲模㨾而雜以百氏緣飾之歐陽爲文亦多出於此非
專攻韓而能之者也然特牛體一毛曷足多稱也哉至大
明王世貞喜用其文字而麁厲險僻只逐〻句讀間耳屈
指歷代文章碩儒其得馬史軆格者有幾人哉中間讀百
千遍者豈無其人而卒不能髣髴其影響何耶其才其氣
卓絕而不可扳也古人尚然而况於今人乎而况於東人
乎今者月汀尹府院君根壽喜讀此書頗著一生之力彼
特少年登科其文早就而及其晩年而始攻之然其所專
力皆就中朝近世之文學史記枝葉如空同弇州等若干

文而止耳其他治史記者李潭陽安訥讀其選千遍云然其致功者在詩至於文吾未之聞也李也亦非凡才而不得其門者無他不審他文而先費力於此書也若僕雖魯亦嘗從事於此者始年十九時讀列傳三十許讀之未久下筆沛然不瞬息而滿紙數千言信乎其壯也然其文龍蛇蚯蚓雜亂而無章不數月而其效茫如其時僕已讀韓文百遍柳文亦五十遍漢書亦數十讀製詩已數百賦亦百有奇論策數十篇其見小效非專出於此書也僕雖不才自少及今凡所讀雖一二遍卽收效雖所謂畫肉不畫骨而亦善能依樣畫葫蘆者也至於史記卒未見大效只

一段數句而止耳其餘率依韓柳莊孟尚書諸篇而已以近世所已驗論之難後傑家無他書只蓄史記一部閩豚兒年二十失學誨二十列傳其讀之也使數亦不敢至今文未識逕蹊如狂豨突豬藩已踰三十而尚無成鄭澤雷幼年先學此以如彼之才之文弛而不約至今無成今有洪春壽者博學文章士也讀史記數百遍獨拈出伯夷傳開筭過千而茫不得其顛委嘗自竊悔焉以往時所聞見諭之洪監司春卿誨二子天民逸民以玆書天民坐此落拓改式而後登科逸民終身讀之不知其幾遍每於場屋千鼓之前能就萬言其文滂沛煒燁而不繹其統記白首

而後補任子得縣監而終天民用家訓匚其弟聖民亦以此書不成去學古今文誦經傳訓詁卒占魁科而典文衡以此觀之馬史之難見其效明矣大抵文章之就徒博則無效徒約則不周必須遍讀羣書尋功一帙功積而後有就然不先其易而先其難未有食其效者故傳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足下不見夫飲者哉雖能飲一石乎自一鍾二鍾間以肴若膳終至盡一石未見一吸而呑一石者也且不見夫陟泰山者乎自一步二步緣巖藪歷林藪終躋於絕頂未有一蹴而能至者今足下不用小鍾而先一石不由近步而先絕頂不亦謬乎往間篤學之士或糜舉

業而專功於文者其卒必有成如具鳳齡與同志約十年讀書而應舉其所與約者或二年或三年遠不過四五年而止鳳齡獨九年而後赴試捷科第二名其文閎放譎狂不專出一書李春英亦廢舉業四五年宣言此時非志士赴舉之秋入山寺讀史漢韓蘇及太平廣記文選等書出而捷會試第一名其所讀亦先畢而後高卒能有小就且近世人期讀書千遍者不乏尹潔讀孟子千遍從曉至晡頓誦盡七篇其效發於詩金馹孫讀韓文一部盡千遍其作文磨墨滿硯沉吟久之一揮而終其篇投之篋笥中踰月而開視之仍其仍改其故日新作者有私心旣月而後公

心生焉故正申熟選韓文百首數百讀約之爲五十讀八百爲文腹藁一筆立就其文從首至尾通一脉無餒李鵝溪山海期讀孟子千遍至五百登第已李左相恒福期于讀孟子至二百亦登第已余亦期讀千孟子至二百登第已俗稱期讀孟子千遍未有滿其數而登第者獨鄭仙槎浪讀孟過千而卒不解書簡鄭賢卿千讀韓文而平生名不列榜目是或才力不堪而枉從事於古文或徒充虛筭而必每馳於鴻鵠或知讀其文而不事製述故也夫不事製述之害亦大何者曾聞崔岦之言以柳永吉之才讀八百韓文全帙而不能成一句文專作詩而不作文故也若

然則讀與製不可不兼之故歐陽子曰多讀多作文疵病自現不其信矣乎是以爲文豈異於食飮哉龍炰鳳煮熊蹯豹胎與夫韭葅藿羹糲飯脫粟其味雖殊同歸於飽設令只食一龍炰而却稻粱非徒不能終乃病焉是以攻文之上博於末而專於本猶食者貴珍羞而穀爲本也是以爲文有次第有程式讀書作文不可一厚一薄必須兩濟其功磨以歲月然後有進步徃者先進訓子弟課日製匚且讀製多於讀者以此也沈思順與張玉同業思順一夜誦東賦四百玉一夜誦東賦三百思順逐日製其文雖泥醉必日受一篇校理申濩氏歲十四讀文章軌範四百遍

平生讀天下書殆盡所讀佛經二千卷其他書可知而其應舉也恒誦東策百首李璋善賦每見儕友讀東文者毀裂而投諸溷其儕友夜即其家耳屬壁而聽所讀皆東賦也於是衆笑閧而入奮拳大毆之悉分其冊得東賦五百首璋大號曰爾屬不解文寧有不讀東文而能捷科者乎自古應舉之士其志雖卑而其做工亦苦矣僕幼時學韓文漢書于申濩氏每勸誦東人賦策百許首當時儕志氣衡斗牛竊伏而笑之平生只讀古文不肯掛眼乎宋以下之文矧東賦乎東策乎是以文雖早成過三十始登第雖占魁科而文不由程式當時典文衡者皆稱百年來未有

之奇文而沈守慶鄭文孚則非笑之所以不由時文而得之者自十一歲已能賦詩文著述無慮千百篇故也不然其殆哉今者脉奚等不讀東文如余而所著述不能十一於余雖間有驚世之作流傳於搢紳間而其於舉子業疏矣雖然舉子業不足多論如欲學古之所謂立言者有妙理存焉余觀漢人學三代者不能三代而漢人耳宋人學退之者不能退之而宋人耳余則以爲欲學古人先學古人所學者欲爲西京先學西京所學六經及左國諸子焉欲學退之先學退之所學三代兩漢諸書焉亦不可先高而後卑故白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太山之高百仞而

陂牂牧其上峭漸之勢異也今足下知由峭而把不知由漸而高舍陂牂之所易而爲樓季之難能竊惧路絕而難攀也抑又聞之孟子尚書順理也故雖高於馬史而其功易成漢書朴實也故下於馬史而學者不病國語贍而奇也故語繁而不覺其支離左氏簡而詳也故語約而不遺纖微莊子善新其語而善更其端也故談鋒層現愈出而愈新韓文窮古意削支辭拔其粹促其節也故不善於學之則流於宋文之無味柳文命意明立語精也故語雖濫而趣則暢文章之捷徑也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雖然不歸諸義理則語野而不法必於六經焉嚌其胾先儒子書

焉決其肯綮然後所見透而立言正苟能糜擧子業期十
年先讀前所陳之書各數百遍而後下逮歐蘇明朝大家
可以登作者之壇與古人齊肩矣雖然窮鄉僻村無碩師
良友而自得其玅者未之嘗聞雖自曰得其妙而識者竊
嗤之往者湖南海西有畫師工於畫者富貴家多取爲屏
障湖南畫師有畫蘇仙遊赤壁圖畫垂泉緣斷崖而落問
之則曰赤壁賦不曰水落石出乎海西畫師畫李白觀廬
山瀑布而有童子捧香爐而焚香者問之則曰李白詩不
曰日照香爐生紫烟乎聞之者皆捧腹而笑曰水落者秋
高而水縮也非垂泉也香爐者廬山峯名也非焚香之爐

也其畫雖工而卒爲棄紙今者窮鄉僻村不資於碩師良友欲傳文章之妙於一世者奚以異於斯乎抑有一說焉事有及時而成者或有後時而悔者故先時而預圖則順後時而驟辦則勞流年易逝貧賤艮苦傳不云乎枯魚含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年忽如過隙當今悅親之事無過於科擧使曾參生今之世亦必以科擧爲養志莊子稱二釜三千鍾如雀蚊蝱過乎前者是誕也非情也末世豪傑之士豈無遠大其趣而無不汲汲於科第者誠以親年不待而懼榮養之後時也今世拙陋之士才不逮於科或疚父母之懷者有之若足下文思英發才氣軼衆至於科第之

文不多費時月而就也豈宜專廢悦親之業虛勞於鏤木之功以貽後時之悔乎哉雖然此則區區目前之末事也非士君子處心行己之方楊子曰雕虫篆刻丈夫不爲也杜子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程子曰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可爲學然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朱子曰舉業壞了多少人又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其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奪人之志又曰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人之把心不定所以有害夫士生斯世抱負甚大經綸天地參贊化育自修身齊家至於國治而天下平不其

畫矣乎百年有限義理無窮欲至堯舜周孔之域其可雜
以末事兼舉業而爲之乎諸儒之說亦少矣末世士君子
之學有三曰心學也禮學也數學也不以心則騖於外而
不實不以禮則近乎面墻而無以遵聖賢之準繩不以數
則無以牢籠天地把握萬物而至於神化之域古之聖人
統三者而明之至末世歧而分之其亦少哉曩者蒙學之
士曰師曰弟子稍從事攻學雖或病其虛僞而比佚邪酒
色之流語不可同日而賀仁者多譏以小學之徒上習之
薄坐此甚矣今則閭巷小子未見手奉扃而行跟着尻而
坐者知問高大之義理乎嗚呼今之士無識極矣願足下

留心堯舜周孔之學毋窮已於拘儒之末技幸甚惟足下亮之某白

報滄洲道士車萬里雲輅書

伏奉惠借家藏一卷並尊先稿敬讀再三信天上奎華專耀於尊一家奇哉奇哉唐宋律髓少年時所曾見者不覺揩眼其中第二名之表在今爲魁無疑古之多人才可想至如尊之詩儘奇矣其文尤益奇蓋出於莊子外篇其博辯瓌偉雖古亦罕倫以如此之手何所作不滿十耶惜也其中貫三才通衆理從何得之聞尊讀易與書章句皆五百筭其他經傳亦類之若是則深於義理固也生雖老請

學爲但六經非註難解自少所學止於章句至如註吾未
嘗下眼古者以明經取士用六經章句而箋註在外皆舊
說古文也今者六經章句下並列諸家註明經者俱誦而
諸家註皆出於宋儒若生者避宋文如避火避箭何也始
韓退之奮起於八代文衰之後穵變彀率宋人皆祖之如
歐蘇宗匠亦依樣模畫其時應舉者皆由此發身雖朱子
百代之儒宗亦讀之至于況其他乎生故曰宋之文韓退
之誤之宋儒之註解諸經只欲發揮微旨以牖後學耳非
欲後學讀之如本經也昔董仲舒楊雄王文仲周濂溪程
朱諸傳何嘗從事於訓詁只據四書六經自悟自得而已

今之學者謝此先彼斯文所以日卑也東方之文牧隱爲最牧隱中朝科舉之士也其大小諸作皆歸之義理其辭雖甚質多所根據而皆出於科程之式生竊笑之凡文章貴不沿襲前作吾胸中所儲自得於道源則區區沿襲不足多也詁言之多必又何論哉雖然今之人作詩常多作文甚罕東方之文到今尤生疎生十五學古文而述作無多不能成編帙自壬寅以後凡友人別章及與人往復及人有求之者皆以文應之自此已成數十卷今尊文氣如許邃見如許皆從六經中出來豈比應舉者汲汲訓詁中哉若依易書左國馬班韓柳刻峻其文律觸事著文日添

其編牘則流傳不朽天下無敵不出於半歲之功而其爲後學楷範何如耶深有望於左右也萬曆己未四月十一日夢寅再拜

與榆岾寺僧靈運書

某白靈運上人師即榆岾寺名僧也頗敏慧善楷書余於表訓寺事蹟多其筆迹欲一識面者久矣乃今爲住持時四月維夏涉鴈門數丈雪來問曰聞夫子一國文宗此山諸僧無不得寶唾者獨貧道未也專來乞言以海蔬芒鞋白楮獻微忱者贐行也非敢爲潤筆資也余笑曰余有一言欲鳴不平盍因子齎筆乎余平生喜讀古人書粗識義

理之重於榮祿明哲保身之貴於不見是圖故立朝三十年持論務緩不喜高論以要權盖朝廷執論剛者其論緩柔者其論高剛柔反性而禍福隨之何也執事者欲緩論免禍當塗者挑高論強其所不欲柔者唯〻如流聽彼指使強者頑〻自執不失所守余性剛自守已見不曾枉己而從人剛其心柔其言一以直其事一以自免於禍故平生尚友古人耻與恒人爲朋比東西南北無一私黨榮官之來任彼不自力蹤跡之孤莫我若者也當戊申 新王即祚適余忝都承旨進圭自朝宗朝進圭承旨陞階例也余於其時祇受 大妃殿教盖 先王遺教于七大臣及

先王臨終亂筆大君事及　大妃誚書　先王行狀事及
山陵事也以此被劾於言官祗受　國母之傳旨及　先
王之遺教是何等大罪而鄭之成崔之源輩乃敢攘臂肆
言而劾之是無他蔑視　國母廢黜之兆自此萌也余甚
痛之非爲私也自此守牖私第又轉而流落高興五年之
後因　先王朝有微勞陞一階壽又因邑從南中加一資
居散職四五年萬曆丁巳戊午間余忝金吾推官時李顯
門許國救　大妃有獄余議其獄曰顯門抗疏不足深責
鼎吉大非之曰以凶疏稱抗疏是褒顯門也其議許國曰
許國愚騃鄉里不齒豈安知國是承宗曰異哉文章善救

於不救之中議鄭文翼推戴之獄曰海民雖駑豈曰無人
而推戴愚夫爾瞻聞之怒曰刮席之君尚猶推戴君之愚
姦人之福也論尹庭稷崔有石曰庭稷吏亂可問宜放送
有石其父死而不服宜不施連坐之典許國文翼庭稷皆
因此免死而獨有石則卒不聽吾救顯門死於三年之後
余已去職矣此皆詳載推案非敢誣也當其時議譁然
咎我以護逆故李慶涵柳澗韓纘男尹銑皆蒙酬勞之賞
各加一級而余獨否也盖因緩獄而然也且余忝銓也時
論欲起廢縣事郎官請以閭擬大憲其草空一望不肯書
余強折之擬以他人及正書復空一望强之曰都憲是一

國重望既書而墨之是杜人望也決不可也終不聽時輩以此銜之嗾宋秉緒論竄殛我嗾閔藻論竄黜我嗾金昶疏之亦如之嗾金允謙疏之亦如之及其終也嗾李時亮疏之請鞫於金吾前後五六人皆糜黜之疏畢也時許筠首倡其論而安處仁誣告之獄起余方春遊南麓聽栢舟鹿鳴之唱而自公召之急余於途中醉占一絕於公廳上索紙筆書之其詩曰滿城花柳擁春遊玉手停盃詠栢舟壯士忽持長劍起醉中當斫老奸頭時當局者怒之筠自知指己以老奸爾瞻推之於承宗承宗讓之於爾瞻權奸皆怒爲惡言上聞嗾從兄李時亮乘釁上章將成詩案

之獄會蒙天神所扶護幸而免至今落拓山海甘心也尚
誰咎哉大抵余之廢斥自取也世人孰知之當廢黜收議
之際不苟從國論不問於時輩不謀於僚友思欲無害於
義免攖於禍而止也則其獻議曰古人有言曰朝廷有三
一曰大臣二曰臺諫三曰侍從論思大事自有三者非庶
官所可輕議以此致憑雷之怒順受而不辭昔者文王聖
人也太顛賢臣也猶以海珍解羑里之厄今余內聯椒掖
之親非一捏昭儀外家切戚趙漢昌姻婭近習而終不以
邪徑求救坐忍六年之飢盖余粗有所受恐負平生所讀
之書也矧乎言出性情邪正之彼分豈忍方心圓口以自

欺耶故凡所述作悉其筆端略不畏忌也故爾瞻儐詔使求別詞於余其序曰自主上臨御以來十四載于今沉淪散地不得陪外庭末議者七年身嬰罪罟閉戶於終南弊廬放浪於西湖漁釣之徒者已積四年雖欲與公曰是曰非於朝堂奈雲泥路隔視朝政風馬牛何哉又曰性不喜持論適爲悻亡自直排胡家不持父服之儒爲賊錮妖疏所中云胡致堂寅生不爲父所舉伯父安國育之及長不持父服且言唐朝不殺武后爲非故論廢黜者皆以胡氏之論爲口實故也又其別詩曰緣何正彝紀無計蘇疲癃孔神生死錢多臭官僚銅文風日凋喪士學歸瘖聾李大

烽求水鏡堂記其文曰酒酣興闌惝怳如夢見崖之側有
礎砌向上尾縫在下扁題左書壁間書盡皆仆而左又曰
徵風與長吹作向之森羅眼底者漫濾而有亡焉但見江
山定位雲物得所柰知向之所覩夢耶眞耶柳希發月波
亭記曰觀月之闕於朒朓而冲於朏魄君子以知物欲之
可爭也至若分淸光於白屋及餘瀾於四荒使天下同得
之物毋作我一家之私則斯亭之月也波也皆在吾方寸
中以是而貢之吾君豈不爲萬世淸明之治乎趙國弼恩
波亭記曰今觀漢上鄰斯亭者東曰水月駙馬之所度土
南曰押鷗宰相之所營宇水月不係於椒掖鷗鳥豈伴於

權貴俱不稱其實允矣公之名亭也玩物而不忘君其忠
矣哉其送宣時麟序曰今者欲由科舉乎不由文字之工
拙論議之枉直干謁於有司以自衒是可爲乎敎令得中
欲爲臺諫乎所論非所志枉已以從人是可爲乎欲爲論
思乎同列無可唯諾論難無所曉解苟合時議以取容是
可爲乎欲爲守令乎順上司命令以應無藝之求以毒我
無告之民守令不可爲也欲爲監司乎順朝廷横科惡征
督列邑暴殄生靈監司安可爲也欲下以爲褊裨以助軍
旅乎則不可疾視中國之顛隮不奮横草之義也欲上而
爲元帥乎則不可領不戰之民甘心於弘立景瑞之爲也

放此於彼都不可為則求所以進取適足以貽害於身云如此等作務直其言忤觸時諱不媚於權貴不怵於威勢可知也不幾於君子之言乎庚申辛酉年間余退在西湖有詩曰滄水連年聞欸乃金宮何處慫呼耶又曰変際肯聯楸掖裏文章薈集鳳池中希奮聞之大愠其題白雲書院曰丹碧玲瓏林外高齋房肅穆逆英豪自註曰逆迎也又曰危言林下出高讀卷中稀山人元朴直後學敢因依自註曰曹南溟疏曰 慈殿雖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其時處士成守琮曰向 國母何敢發此嫚語其後靡黜之論果出於其門生也沈宗直見而歎曰所見甚高能見

人所未覩其在松泉精舍有詩曰尸寢日高罷晴窓終夕開溪雲穿樹過山雉入庭來糲飯不盈鉢草書時撥灰誰從魯三氏低首作家陪三氏指三昌也松泉懷古曰燕山昔浩蕩當宁萬機抛夏謳歸戀德義卜襲凶爻遺蹤釋子吊古事野人嘲是余不言而似有先見詩友成汝學畫次其作而此獨不次亦似避嫌也如此等詩信手所題夫豈怯匚然畏首畏尾徵羹而吹虀哉然則權韠之死曹友仁之刑邊應垣之謫皆可以威而愓人乎哉最可畏者言出性情動有後驗詩讖之應初出於不自覺昔余有詩曰峯入斗牛雲半腹壑無今古雪千層宋英耈仰天三諷曰子

其貴也壽也夫曰子何以云爾耶曰後日驗之而後知吾言不誣也子其識之余在京師題僧卷曰膂頭方猾夏皆骨欲過冬病絕齋盂粒形如卧壑松吾甥洪瑞鳳曰舅氏文章與天通也始作此詩豈知過冬皆骨大病如此哉且送奏請使柳澗由遼路往也贈詩曰漱水猶堪課穴蝗東歸須赴白鷗盟及其歸涉海淪死不還始覺其詩爲語讖也至於水鏡堂記江山定位等語南麓聽歌栢舟壯士長劍斫老奸等語當初醉吟豈料今日有此符驗哉良可寒心雖欲捫舌得乎以此觀之六七年之間懸命刀鋸一家淪亡而漫浪湖山自娛於烟霞水月狂言悖句嘐嘐不顧

忍人命在天不在人此可知也所可喜者余於庚申年寒
食掃墳往西山過高陽途中遇幼時友李貴作一絶曰天
下皆如李貴愚淳風猶可挽黃虞囊中尚有金蜩帽好作
田園老丈夫時柳塗見此詩笑曰子以李貴爲愚乎天下
黠者也渠何以挽黃虞之淳風乎今以思之所謂淳風挽
黃虞者可占吉語也或者新王將有復古之治乎師其
徵諸異日哉今余辭山向洛豈久於塵中姑將琴書衣鉢
付諸寺僧而去後日之來當卜地於外山日與師源源師
其候之哉師善寫者也我有私藁數十卷可因師以圖壽
後也平深有望於師

文

免宴禮部再度呈文

朝鮮國陪臣　聖節兼謝恩使刑曹叅判某等謹呈爲小邦遭恤方喪在身懇乞照管近例以免宴禮事陪臣等以免宴事各披悃赤老爺閤下終不垂察欝悒歸館終夜不能寢竊伏自惟陪臣等文不達意不能動淸鑑舌人㤼於霜威不能竟拙話宜夫閤下不我領也海外偏邦蟣虱臣得蒙　聖天子鴻恩敞蠖濩之堂陳綺麗之筵排琅玕之器薦芳蘂之羞挹醽酎之爵揷金銀之葩簫韶象武昧任倡優之樂迭奏而並進南宮大宗伯對床而侑酌是固陋

賤平生所榮幸豈有欲辭之理乎第以小邦動遵 天朝
之制而獨於喪制一事不無異同國恤三年内張樂宴樂
者必不行 君父喪科罪擧一國士大夫皆遏音服素不
敢逾越其規與中華二十七日之制不同是以上年遭恤
後陪臣四輩來此 呈單本部許免其宴皆班班可考目今
喪制未終與上年無異而獨陪臣等偏受吉嘉之宴冠其
花聽其樂安而爲之曰是遵二十七日之制則小邦君臣
必曰 先王於上年二月薨逝其年告訃使李好閔四月
朝京八月歸亦過二十七日遠矣而不受上下馬宴其後
請封使李德馨亦不受宴如李好閔其後聖節使尹暉免

宴知李德馨其後冬至使申渫尹暘等亦知尹暉免宴啓
不言二十七日之制而爾獨不遵邦制壞了二百年舊制
是可忍乎必論以不終君喪之律終身不齒諸士類閣下
不揣下情强其所當免使萬里之人歸被重罪於其國獨
不可以垂恕乎設使免宴無舊制到今日不得不已矧本
部爲前後陪臣連歲奏免有舊制可據者乎往在壬辰歲
君臣播越陪臣申點始請免宴寇退之後至壬寅年陪臣
金玏始受宴禮一國被寇猶且奏免至於十年之久况遭
君父之喪獨不免於三年之内乎陪臣之來上國專爲
萬壽聖節也當其演禮于天宮素帛之巾已自褫之烏紗

之帽亦已戴之白錦之衣亦已解之黑綃之服亦已穿之雲鴈之韋亦已傅之鶴頂之金亦已帶之手之亦已舞之足之亦已蹈之以其所重在萬壽安敢以小邪私喪辭至於 天朝之賜宴于今日只爲兩三陪臣也其受也何重於萬壽其殺也何輕於萬壽耶陪臣等不祿適遭私喪在身欲免莫大之盛賜是則有損於其身而無損於 天朝也閤下宜一笑而兌之不必強其所不安也且舌人傳言閤下以為 新王已册命國不可辭宴陪臣等竊疑焉陪臣之服為 先王也不可爲新王有所低仰矧乎新王衰麻被身在疚猶初先以身導羣下臣子何心獨享華盛之

猗乎大抵同文共軌四海太平霜露所被孰不感化而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區區習尚不必強而同之也今茲萬壽之日萬國咸會其俗之與中國異制者何限吳儂楚傖各殊其音蜀髻趙躧亦異其風琉球之文身不可洗也刺麻之剃髮不可長也西域之緇衣不可脫也北虜之辮髮不可解也况乎箕子之遺風先王之經制自有朝鮮之舊俗人臣爲君喪盡禮有何所傷於義乎此尤可恕者也任其國俗不使遠人議罪於其國豈非閣下之盛賜乎伏願老爺閣下垂仁焉須至呈者

請蓋帽弓角兵部呈文

謹呈爲許貿塩焇弓角以周屬國禦侮之資事竊念上國自漢唐以前蓄新羅高麗以外國盡今廣寧爲古攝鷟而限隔其貢路陸地與上國絕惟水道之通由渺漫不測之海故三年一朝貢與海外諸國皆今我朝鮮則異是 聖
朝剗胡元辟地拓邊東至鴨綠江陸地千千里車馳人走無太行孟門之限故上國不以外國視小邦恒畜以東藩內服脫令小邦無警非小邦無警是上國東藩無警也宜夫上國一家我小邦而小邦父母我上國也用是上國待小邦非特嘉乃禮義爾也其宗視同一邊地不可內外形跡爲也頃者有東征上國已待小邦情事未嘗置表襮者

即此也目今小邦賴上國雖國爲國民爲民猶久疴纔痊榮衛未實者風邪之旁侵易爲祟也倭寇以貿販爲辭偵覘南徼舳艫交海中其意盖有在不知朝暮有某警也北虜有許多種類闖我北邊非一日而今又老賊與忽賊連昏結和盡毆豆滿江歸附之胡藩有餘家連營于江外跬步地分不記其幾千萬落彼常翹足引領要乘我之便是固門闌之憂也小邦自壬辰之後君臣遑〻朝夕所講究除防邉固圉外無兼惟所患者無塩焇未得製火器無牛角未得製弓弧所以禦戎惟倚此兩技而械具俱闕邉兵袖手勢不得不頬于上國也何者塩焇則海國之土醎鹵

不適雖依法煑出靡日夜措□亦不能有成試之戰場不
甬而火滅箬不能一札兵興之際上國出教師鍊火器殆
無虛邑雖勤教土匠盡其巧終不克就者八九年而止非
工拙異也土性不中而然也弓角則豈曰無牛兩角觳觫
則一也而柔脆短薄湊理縷解雖鼷鼠之食抵牟之觸亦
不足比其劣凡尋常器用亦無以成狀矧一石之重兩斛
之力有以射疎透遠者哉是兩物者如用土產可成則何
必欲貿於數千里之外不慮變易轉輸之費哉或者曰焇
黃弓面皆係上國軍需令甲所載有曰禁外國之貿不可
許也是大不然昔小邦遘亂大國火器盡輸於全慶等地

不待貨貿而焇車結軌於海上當此之時軍機密務雖辟
左右嚴忌諱出吾口入爾耳如盟詛極秘之事無不與小
邦君臣共之及其回軍之後凡火器諸具盡棄之小邦使
備善後之策今於貿焇角一細事獨欲秘之者不亦末乎
或者曰冬至之貿已至畧干斤畧干對一年再許不可亦
不可爲年例是又大不然小邦爲上國藩邑沿邊碁布凡
幾許州郡幾許城堡耶冬至畧干斤之焇畧干對之角一
以蔵京庫一以分列鎭其分未半而不日月用之而已竭
矧望歷春經夏以及于秋冬之久哉雖使邊烽無警玩習
而已猶不能補萬一況乎十萬之寇風雨驟至以應諸國

不貲之需乎夫十口之家一年之農其飢可易救而五月而麥七月而粟八九月而稻以繼其匱乏不然則有阻飢之患匹夫之身一年之衣其寒暑可易救而春而袷夏而單秋冬而裘以周其脫着不然則有陰陽之患今者小邦雖隘猶以三百六十爲州縣物非土宜取貿他域將不可以些少周一年之用今者只因一番冬至之貿以延周朞之用亡之如南金用之如楚玉用之如藥石欲以此應難當之敵揆其情豈非可矜之甚乎向者東警上國出焇角救小邦不貲小邦一錢其費不知其幾萬金當是時雖許自貿顧其力亦不及今者所以喋亡者只欲自貲於力可

給之日使上國不費其一錢及其力不能給上國雖欲救之以天下尚安及哉陪臣等竊念上國福建雲南隴蜀之間遠中國殆將萬里而防禦之備不憚萬里之遠者誠以地入邊境不可以絕遠忽之也今者小邦實上國之一雲南也一福建也一隴蜀也名雖外藩其實不能三千里而倭奴之警則迫在戶庭猶惜一年兩費不許其自貿則獨不念上年十萬之費復慮於後日乎是慳小費而忘大費也如今上國今年聖節許賀略千焇角大之則永爲年式小之則限事定爲例是上國蓄焇角者坐受其贏而上國藩屏日就繕完庸有何傷而獨不快領也乎 聖天子大

渡天覆深仁海涵天下之物爲小邦未曾小惜以爲二百
年盡忠之國猶一家之情父子之義百萬兵粮猶且不惜
矧今連年自貿以衛上國之藩屛以禦上國之外寇豈但
有裨於小邦乎伏願老爺閤下不以小邦視小邦以上國
邊境視小邦不以內外形迹爲也若今年許貿而明年麼
之不以年例爲繼則是猶奉漏瓮沃焦釜將何以救其急
乎是以陪臣等以此意瀆籲禮部郎中曰可侍郎曰可所
以傳咨本部也然而竊聞道路言禮部欲依冬至例以焇
三千斤角三千對分給千秋聖節兩陪臣若然則厥數零
星大非陪臣等所望夫以天下之大土産之繁爲父子之

國有何所惜而必以零少之數分之哉伏願老爺閤下覆題之際特請於依冬至例以三千斤三千對許千秋陪臣以三千斤三千對許聖節陪臣以副兩陪臣區區之望不勝幸甚無任戰汗之至

壽春鄕校重修上樑文

生民莫聖於夫子方殷三百州之享儀大道不墜而在人盍賁二千石之治教妥靈文廟增彩粉袍竊以摸大晝明非愚則妄益州贊德王子安豈知聖人句龍配稱韓昌黎亦云僭說六籍旣載其道羣儒咸述斯文中原之黼黻百王姑請舍是東國之經綸萬姓吾誰與歸嚴上都之教胄

泮宮崇□飭列邑以作人多士濟□一區環海文明普暨
百里聞雷聲教奚間惟茲壽春名府關東鉅藩維主開州
建首若而標號麗王置使屬安邊而莅治敦禮讓之醇風
前牒攸載滌濊貊之陋俗舊邦維新錯繡西關渫箕王八
疇之化通波左輔服 聖朝一王之童山泯性朴而易馴
士習羞奢而安儉嶽勢則連寒溪皆骨川流則控毋津新
淵龍岫雲烱護地靈而作衛牛山巘嶂望州治而來朝昭
陽江白水明沙依俙上界銀漢史吞縣丹崖翠壁髣髴天
台赤城抜是乎有素王一廟焉在毒門五里所日暑水臭
階庭孔夷倍陰向陽面勢如翬齋廊依舊胥盖尾級轇之隤

零棟宇雖存松扉栢板之缺落春秋釋菜軒架之陳莫周
韋布橫經拜謁之位多仄諸生慚惜故老咨嗟于時使君
有奕世簪纓傳家孝友十載丹禁蟬貂絢爍璜珮璟璆一
麾黃堂朱墨紛綸牒訴倥傯却庶務而殿後責崇文爲率
先扳虹樑而諦視見墨字之昭晰曰正德十五年庚辰歳
八月之日府使李萬孫教授文景熙建屆指于今百換寒
暑造物之會一回成虧豈但事須其人方知時亦有待毋
侈廢前人後觀重修聿遵舊址執刀鉅左趨右走百役俱
僝諸工構櫨侏儒得其宜塗涫丹雘無不具庶民子來而
恐後孰不欲經之營之吾豈必瞻之在前庶幾乎悠也久

也行見業匚雕甍之彌谷咸仰于匚縫掖之升堂講於斯

讀於斯絃歌於斯闕里何遠翼如也襜如也踧踖如也杏

壇在茲簠簋多儀假神於喤匚之樂籩豆有踐陳禮於肆

肆之筵尊先師莫過吾公降純嘏其無彼昊試聽我兒郎

之偉少停爾匠氏之斤

兒郎偉抛樑東神嶽穹窿號大龍或躍或潛隱復見雲靄

夕日九天中

兒郎偉抛樑西香爐一朶奉前階薰蒿昉蠁神明降景福

千秋道不迷

兒郎偉抛樑南箭防鞍化送青嵐兩山外内排牢案章甫

充堂翠挹衫

兒郎偉抛樑北鳳儀山以岐山色行歌堪笑接輿狂應聖

嘉祥坐上得

兒郎偉抛樑上奎光宵徹文昌朗心胸森列貫堂中庶士

分之吾道亮

兒郎偉抛樑下儒冠長物渠匚廈談經討傳析毫芒本本

元元游暨夏

伏願上樑之後席珍恒聚道鎔鼎新霧隱詞林摠文章之

豹變渡澄學海抃羽翮而鵬騫家戶程朱爍人才之星列

丹田洙泗賁治道而玉成朝端之論道經邦皆由左右齋

學士士着之依仁據德舉作東西班贊相式配聖哲而享
祀終延社稷之靈長大成之道濯江而曝陽近取諸方寸
無疆之休峙嶽而涵海永賴于萬年問孰使之然哉曰夫
公之爲也

伽倻山八萬大藏經殿上樑文

二百年泰平禪風應時而作八萬大藏經寶殿不日以成
僧俗齊懽山河動色竊以七祖布教兩宗承流玉牒瑤編
演金仙之至論瑯函芝匣翻雪山之神方眞如之秘訣孔
彰般若之善根畢露十方諸佛妙道咸陳千刦恒河嘉言
罔伏塵〻刹〻蒐軟語而括囊寂〻空〻會歸旨而挈領

豈徒儒道釋之三淵所匯抑亦始重終之衆理斯涵赤縣
間三十六名山列王壯石室之蓄青丘中千百億多士闕
闕玄金匙之開仍念峻茲伽倻鎮于荒徼南維一脊窮白
頭之扶輿東嶠千峯挹滄溟之渤澥崔仙子曾留鶴馭靑
處士寔所菟裘碧嶂丹崖隱約天台之烟月靑泉深沿依
佛廬嶽之洞天紅流郎鍊砂之仙源素琴替靈川之寶筏
摩尼珠交映佛頂窣堵波列樹禪龕吟風瀨泄筆巖往事
已去雞林黃鵠嶺奇異說誰證頤勝致不足多夸鴻寶實
在茲盖閩太藏之經創麗朝之盛葉寄海印之伽藍鳩四
方之并斤鉅如沐精千山之梓鐫繡彌齡原善本出自中

州集華書非止西梵曼辭汎博童壽不曾偏知奧語瓌奇
黃香昜窺遺記載酒而子雲難識繙訛而老聃倦聽雕題
戢戈截林洞而息警柰簡流汗先亂離而示穴印松楮之
可窮屢勤鑾价貨金璧而莫貢浪愁胡僧上覆壓以藻棵
天日晝梅傷衡架爲蘭椅鐵軸霞排結搆之槀匚百間壞
漏之葬匚幾載誰令闍匚之摧翻化作隆匚之畫堂茲由
運會河淸時丁海晏金甌鏡淨浩壽域之莊匚黎首春融
藹衡謳之減匚爰有佛弟子誕𠯿衆優婆無量慈悲尸誘
家道多般勸戒身後生前民財已豐人匚僧寶海珍之施
國計莫阜陳匚敖倉水衡之擅恭惟　章烈貞聖明淑王

妣殿下婉德慈仁貳體宸極問詩女史媲周母之玄純傳業儒文亦漢后之黃老誰云夫子之禱已久亦知封人之祝難辭進脫簪之規植本莫如廣嗣闕含飴之樂渴望惟祗承家聞道不滅之優曇能降無疆之洪祉稽之往牒世廟重新於成化之年捐其帑儲 貞熹助功於教宗之請豈但述 聖祖神后百年之遺風實乃祚 大殿東宮萬福之亨運彼徒杠也輿梁也尚見陰騭之來矧翬飛如鳥革如可無靈祐之應宜令百間朱栱日煦風疏復使大廈長檐暘開陰闔則重重複複如山如陵而字字行行不釋不朽可牖爾寰區萬生之開庥貽我 聖人多子之禎

不勞金篦刮盡蓄眼之瞙開祥霞索快覩重明之離行致
茲絨之綿亡佇倏翁羽之戰亡既圭臬之定位兢翊剔之
加功舉雄樑而齊聲效兒郎之唱偉
兒郎偉抛樑東陰壑深深萬竅風坐送紅溪流出洞莫邀
舟子入花叢
兒郎偉抛樑西碧嶺叅雲反照低植杖晩林杉檜影綠苔
迷徑咽幽溪
兒郎偉抛樑南屏擁層巒織翠嵐俗客洗纓山鬼嚇一溪
流水淨潭潭
兒郎偉抛樑北伽倻大嶽攢天色斲開山足蔚蘭房呵護

神經玄武力
兒耶偉抛樑上空翠夜騫星月朗南極老人渡海來金樓
銅輦天齊享
兒郎偉抛樑下嶺外山河皆野馬須彌原地作邦基元氣
蒼茫坐可藉
伏願上樑之後山祇供瑞海靈效祥祈祓禳災陋清凉爽
塏之太壹邸潄錫衍笑淵蛸蠖濩於甘泉商后多苗不億
厥麗周王四乳有百其支雲孫仍孫不知何人目見福田
之溢地三千大千無窮世界手撫壽嶽之後天犀生鼓舞
於泰臺率土陶甄於華胥雲敷列殿邦由他視若崇朝天

敞參宮盤古氏來問故事

虎穽文

蓋自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而三才者立人於其中參天地爲萬物靈則天之生是人必異覩于物不以物害于人是天之心也然而殘心暴性以害生人莫虎之甚而受天之降承地之育終古爲人患是果天之心乎非耶夫天地至大無物不容包荒之量不分善惡使各賦其性遂其生咸囿於化育之內是則天之心也惟在人自謀其身而自遠其害耳何者邃古之初人民少而草木多四海九州莽々榛々人與衆獸戲嬉林藪間乃至剽而猗之狎而擾之

漸至爲禽獸之害衆獸乃作角者觸爪者攫牙者咬以貽
害於人人相與穴土巢木以避其害而又不得免焉構室
屋園藩垣以遠其害而又不得免焉甚至運智設巧爲矛
爲戟爲劍爲弩爲網罟爲陷穽防患之具權輿焉於是天
欲祛其害特降洪水于堯之時使草木茂而禽獸橫堯乃
命益烈山澤而禽獸匿命禹平水土而生民粒其後聖王
不作闢園囿廣汚澤荒田畝蕪草樹而禽獸復至周公作
焉驅而出之四海之外令鳥跡獸蹄不復交於中國之路
自是民各業其業室其室山林川澤可得以入而深山幽
藪盡爲樵牧之場焉我東方僻在海隅處中國九州外方

數千里隱匚然皆高山峻嶽當益之焚之周公之驅之禽獸之歸四裔者至斯而止民之居斯地避斯患蓋亦難矣然自箕子受封而東匚之土已中國之矣禮制法度政敎器械一如中國環四域而耕鑿室廬之以迄我 聖朝民自民物自物各安其生二百年于茲惟漣之爲邑在兩湖之交東與佟離爲鄰北與雞龍爲界迫連智異邇接大芚皆名山巨嶽林密而谷深虎之巢窟產育于斯固其所也是故國家爲民除患盡厥規畫春而蒐秋而狩網以打圍牢以設機又命馮婦之徒獨刃于負隅之猛毛皮菌草以充庭實節目之貢上國之幣方伯連帥之獻守令公私之

需無時或已而佃獵之役包山而絡野禹之畏人有甚於人之畏虎其日久矣及至海寇作孽兵燹禍慘八路蕭然化成蓬蒿十里一家百里一村原隰莽蒼人跡夐絕陽道消沮陰沴自旺虎之為災比今姑酷彼民之流離轉徙者披荆棘掃灰燼以自庇風雨繩樞棬牖柴援不固虎乃伺其虛睡偵其起居搏而挐之電鷙風邁雖賁育中黃未暇措手足嗚呼慘矣而況自非上古登巢啄蠡之時營營人事倚亡往來自不可已也商旅負且戴不知日暮路遠遑亡蹊隧之間而遇害者有之村童野豎窮樵遠牧於幽蔚之處而遇害者有之輸租應役以夙夜而遇害者有之採

於山釣於水以需朝夕而遇害者有之遇害於耕遇害於耘遇害於汲以捐性命於窮山草萊而血肉狼藉鬼夜哭者不知其幾許則苟有一毫惻怛之心寧不有泚于其顙於是武人洪公義夫也遂奮然垂手斫山木以爲穽長一丈廣五尺攢柵爲四壁開一面爲戶板引繩舉板着牙于穽中係狗于奧以爲陷虎之機功訖手戟以伺夜極而雖蒙一張晃騎大虎且嘯且哭而前揖洪而言曰吾將軍之何辜而子餌之甚邪子謂將軍殘心暴性而不知殘心暴性者莫人之甚凡物之寓於兩間皆天之所生殖也而人必苦之夫石有何辜而必椎之磨之磋之琢之碎而爲礫

而百之麋而爲沙而萬之末有何辜而必鉅之斧之斷之
削之爨于竈而灰之斷于溝而腐之魚何辜釜而罩網而
縎割其鬐脫其鱗而鱠之鳥何辜矰而弋羅而黏拔其羽
折其翼而炙之獸何辜取必罟嬰以鏃又陷以穽刲腸割
肚盡其毛皮而骨俎之非特此也人是同類抑何負之有
而心以中焉舌以傷焉兵以剋焉劓焉刖焉戮焉斬焉甚
至族滅焉凡人之暴倍將軍百千之子徒知設機以陷將
軍而不知人間平地一步百千穽也洪曰不然天於人爲
矣非人不成天汝違天宜死言訖洪夢覺驚起視之大虎
已落於穽中矣遂作文以弔山之靈其辭曰嶼之山兮欝

岪偃蹇連卷兮樹蓊薱雲靉靅兮霧晻靄葛藟森森兮槮
棘糾結惱兮悗曲兮骫人上慄虎豹耽々兮聲咆哮目瞋
睒兮舌譸談磨牙兮吮血山之靈兮皇皇驅猛虎兮如羣
牟犇余穽兮山之阿虎之來兮何蹌々松關兮栢板葺之
以藤葛挐攫騰超兮不可拔皮可寢兮頭可枕靈之旣兮
不可忘平地咫尺兮千虎穽燦燦其文兮身之殃

南原赴任禮狀呈監司

覃恩方面行希攬轡之澄疏霈專城詎副製錦之望自慚
樵襪幸庇幈幪伏惟坐上春風胸中霽月承宣千里已慰
召伯之棠陰岧嶢九天將把太乙之藜杖軺車莫挽湖海

無光伏念孤負烱箋濫紆墨綬雷封舉被仁人化固所願焉山色不如歸與濃吾其去矣

於于集卷之五

於于集卷之六目錄

墓道文

行狀

哀辭

於子集卷之六目錄

墓道文

贈議政府領議政行司贍副正柳公神道碑銘並序

維我高興柳氏自高麗忠烈王時顯未究其派源何所也始興陽有五部曲高興其一也高興有楊柳洞柳氏舊址也聞之古老以所居多柳故因姓焉又曰柳氏居是地欲繁其姓多種之柳也未知是否始祖諱庇爲麗朝丞相佐瀋王入中國元世祖故賜名清臣命詞臣詩之清臣在瀋不復還本國本國諡之曰英密公其遺像二幅來東皆趙松雪孟頫所撰而書之者其在中國有二子今瀋陽有碑

悉記其時從王諸臣東寧衛多柳姓人豈其裔耶始在東
國有一子諱有奇高麗史稱攸基有奇攸基方音同亦未
知孰是是生侍中諱濯麗季名臣也其鎭全羅有威惠倭
寇順天長生浦濯赴援倭望風潰軍士悅之作動匚曲以
美之語在高麗樂誌恭愍王爲魯國大長公主大起影殿
民苦之濯諫而死語在高麗史及陽村權近碑文入我朝
康獻大王夢濯爲其子求官覺而悲之追贈濯忠靖公求
其子濕官之濕十五用文中第官至典書以中軍摠制鑾
對馬島有佐命勳不愜乃老退興陽别墅口不言朝廷事
餘二十年卒葬高山縣月老谷謚襄靖公是生諱漬漬生

諱好池幼時與飛將南怡角勇力互勝負積預知怡不令終引好池歸高興卒葬萊谷好池還京師拜中武第官至珍島郡守郡有妖病民好池塑石立山椒妖遂遁後有文人李胄謫比之金同者流文載續東文選好池異人也郡有馳毬塲在絕壁人馬所不着邑民迨今異之彼豎儒何足以知之葬在摠制墓下好池生諱依儒士也嘗犯夜如李廣辱灞亭遂發憤棄文捷武舉官至判官依善草隸有傳家墨跡楊蓬萊士彥號匚稱賞謂得羲之正宗弁東國葬在摠制墓上生司諫諱忠寬即公大王父也富氣槩結髮爲申判書公濟甥衣冠華靚判書柳公辰仝亦弱冠好

任俠熟視司諫推之瀆溷中司諫笑而易服不示色展全
握其手曰始吾謾子貌嘗子意氣子可交也遂與爲莫逆
交及金安老顓國張甚勢熖無不焦灼司諫於公濟喪對
吊客麾臂數安老滿座稍〻引去司諫有文武全材腹藁
大庭策捷文科又善射先中命處世皆服由基飛衛不多
也爲養出牧歸山大夫人年已耋百味俱爽箸不下珍羞
司諫請所欲大夫人曰向見耘者在野夫炊黃粱婦洗蘿
葍飲是之嘗司諫與內下庭手自炊黃粱擇蘿葍進之邑
民聞之咸薰其孝卒贈都承旨生諱樸寔公考也官至主
簿贈吏曹判書與瀛君子薦寶擁榮之以也若有詩參洪

相國暹騷家哲匠盛推之稱善學杜又工書楷草俱絕倫
繼家風孝友出天性父母別與臧獲田土饒甚可以不待
祿周一生悉破券分同腹居喪不口菜果哀禮兩盡每月
朔十五日備酒食祭家廟如禮一生不替不幸不第補蔭
嘗督忠清之時興郵吏卒安之有遺愛至涕洟者葬楊州
洪福山華峯之麓司諫墓趾妣亦祔其封妣慶基殿參奉
閔褘之女其系驪興也亦夢寅追榮縣淑人封貞夫人褘
文宰孝悅之孫任宰泮之子也泮能文章中進士魁有名
妻朴氏元勲朴元宗之弟有閨則妣之容貌行誼出類拔
氏儀範整肅匪禮不行家有祀事親操刀几雖祈寒達曙

不佞抵八十猶然子婦請止之不從曰吾心安焉早寡誨
男子殫義方資衣糧游學四方不使家中錢穀布帛掛齒
牙教一女洪夫人學邃博盡百家書家國有大事一門就
咨决焉時人譬之曹大家男弟凡五公即第二也諱夢彪
字應炳嘉靖癸卯年生生聰敏學早諳始受業於宋瓊俞
任所皆碩師聞人也及長博無不徹諸子百氏天文卜筮
詩學道家蒐獵殆盡非獨四書六經諸聖賢書而已覽一
過平生貯腹臆不忘也萬曆壬辰倭奴犯長安公奉老母
避寇楊州墓山寇卒至挺劍枝母公與弟夢熊以身翼母
俱受鋒夢熊死之刃公脅創深見腑死而甦母得全難定

朝家旌孝烈以夢熊死故旌其閭公活故旌不及孝則一
也薄命不成名六十後以童蒙教官訓誨精至當世稱得
其人陞拜典獄主簿轉司評未幾濟用監災延厰司下理
罷入多寃之逮　今上朝復官監兎山縣因平山山城繕
築勞陞令振威縣振威密邇上都南甸通衢公年臨七十
常苦折腰行官符吏部曰國典七十例不許莅民遂解印
歸嘗時冒法者多嫌之入朝爲典簿俄陞繕工僉正司贍
副正兩司權草正僉副寔長官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十
一月以壽終于家得年七十四因濟活爲原從一等推勳
及潚錄亨難功臣追封至領議政純忠補祚功臣興城府

院君加封夫人貞敬夫人越明年丁巳葬之春川南山外
寺谷壬坐丙向之原公慈詳仁愛人有飢寒愍然凜然如
己凍餒之煦仁護眷若不及不以已貧窶嗇之從弟李君
錫窮而死其孤歲三十無室公之爲免山出已財婚其地
士族人遠近欽其仁夫人李氏出鐵城遠祖喦以書隷入
妙鳴一國國多遺迹其后有叅判李陸者號靑坡居士文
章高一世有文集行于世至叅判澤夫人之考也栗谷李
珥銘其碑其世系子孫俱載其文集夫人明達猶善男子
辨家事皆得宜論國事得失俱合於理御群下猶子女羣
下亦父母視壬辰之亂流轉西塞舉家寒餓夫人尊族柳

師從之女喪二親行丐到門夫人畜於家衣食之及可笄具資財嫁之夢見師從衣紫長衣百拜于庭以謝之覺而說其夢曰非夢師從來謝以我活其女也但身着紫長衣是衣女服也何其異耶其女在傍放聲哭曰吾父死亂離斂無衣吾母脫己衣已之冥中所着必其衣也聞之者皆下淚曰公與夫人仁愛俱出性能字人之孤而嫁娶之俾門中怨曠者有歸宜夫積善餘慶致三子二女之俱榮貴享夫祿也洎公卒夫人執喪如禮不以老少懈既闋服時年七十六長子拜大司諫次子拜承旨季子爲弘文校理夫人謂其姪曰時事多虞人各有是非三子俱忝右職非

願邪光婦既終喪制欲從此逝矣是歲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夫人卒四月葬祔領相墓長男潚嘉善大夫瀛洲君其次男渶再中文科及第階通政爲承旨其次女適文科正郎尹旿其次男活文科吏曹正郎其次女適太司憲柳慶宗潚有十女三男女適察訪宋榮業男一曰子埠半陵察訪二曰子垾進士三曰子埣幼側室有女適士人崔衍渶生二男幼生四五歲能屬文餘女幼尹旿生二男一女長曰振海幼學次曰牧海進士皆夭女幼活生數子女皆幼

猗歟嘉哉潚渶活兄弟三人悉以一世名臣文章冠時三家接軫而居奉兩親各罄誠孝每日吉辰具盛盤羞開壽

宴張優樂必饗之都城大夫士具慶者罕有與倫一國榮之呼凡人有才有德不得自其身施必發之子孫大闡其慶福天之報之雖似不速而遲身與子孫奚擇焉況假之壽於其身親見之哉獨恨夫一生貧悴未展其所學受諸子榮饗曾未滿周星吾一家父子兄弟之慟曷有其已嗚呼痛哉潸泫活要夢寅銘神道文者公物也其可以一家私焉古人爲文識父母兄弟之塋者何限謹拭淚而爲之銘曰

出世之士標掠經史書不盈箱青雲萬里公破萬卷悉藏皮裏纖鉅羅穿是非義理商確千古衎〻詢〻多士側耳

潚聽皆新向人兼愛於我何忤言無悖出諜而何怨所蓄者宏所施何約十室三品名位何薄於身雖晚于後則速一家五人簪笏如簇歲時伏臘百牢以榮華筵秩匚滿座公卿一朝永辭位冠百辟邦人濡染曰莫如學觀我領相惟德是食春之山高江水鏡淨卜葵新兆萬年維永

贈禮曹參判行平海郡守車公 軾 神道碑銘並序

粤在東晉大元中而有姓車名濟能者事新羅味鄒王爲丞相鄭知常西京野史稱濟能劉累之後箕子來東以四族俱濟能之先即其一也其後有登國有殷甫有延廣有徽曼有知有溫伯有楯有滄有婁漢有盾堦有殷式有憲

有濩康有儉夫有建申至丞相承禧司空恭叔凡傳十八
葉爲丞相者十四世也其奕世茂閥可想憲德王彥昇弑
君自立承禧父子陰圖報國讐事露竄匿高句麗傳州蒙
其祖儉夫妻姓變楊爲柳承禧稱柳桓恭叔稱柳淑自此
傳五世至孝全當麗祖南征辦車乘餽軍餉功甚鉅復孝
全舊姓爲車因籍延安食邑千戶封大匡伯孝全生太保
秀毗秀毗生廣評侍郎季鄰季鄰生內史用杞用杞生侍
御中丞伯炤伯炤生平章茂銅茂銅生西平伯稽稽生傳
州伯子順子順生諴議幼墱幼墱生三韓大將仲規仲規
生太僕寺事舉首寔生若椿兵部侍郎若松丞相若椿之

子德威爲右軍兵馬使德威之子倜爲參政倜之子受向
爲郞將受向之子松祐封中興伯顯宗朝平崔忠獻之孫
誼之亂錄衛社功升所居縣爲復州入元朝討賊有勳特
賜祭器年一百七歲爲奸臣林衍所害其似續有曰得珪
官都惣制曰蒲溫官丞相曰宗老官知防禦曰原頫官諫
議諫議於麗末退隱平山水雲洞時犯遼議起我 康獻
大王憂之與 恭定大王便衣訪原頫語其顚委原頫擧
義理力言其不可 康獻大王義之諾而去曁開國將策
勳原頫力辭曰家世仕麗朝已五百年況左脅金鱗彼昏
尙在何敢二心 蹶我先人忠烈耶曁 康獻大王定都漢

陽以故舊召之至則含諸禁中會天雨 上携原頎手步
出東苑袖掇葱種數升散之草間曰昔予訪子西村日晏
飢甚餽子煬葱令手種此欲留我故人以食之所以志舊
意也今之瑞葱臺即其地一日又與之後苑辟左右語及
輪傳宗社事原頎大驚曰 殿下獨不見唐宋兩祖乎若之何
發此言早知如此死不敢來 上曰吾爲公改之因力求去
上亦不敢留時權臣河崙鄭道傳咸傅霖趙英珪皆車門
孽出也原頎直書諸族譜四人厲牙抵巇讒之曰原頎以
逆賊鄭夢周外從兄弟不來佐命且以家嗣元妃從祖行
將不利於太弟率家兵殺原頎於松京夷其屬八十一人

其子中郎將安卿自縊死厥後　恭定大王察其冤追贈
贊成　惠莊大王降旨錄用子孫至　恭順太王朝命儒
臣朴彭年撰雪冤記自諫議父子死不辜稚兒尚義逃竄
延喘尚義子寶仁東西南北於糊口寶仁子繼成流徙還
故都始業武爲護軍散職也繼成子廣運習經籍屢舉不
勝因鄉選爲教授給官也數千載三韓大姓至此而替極
矣教授娶鐵原崔漬女以正德丁丑九月二十六日生公
公諱軾字敬叔生聰明十歲誦詩書受學於花潭徐先生
敬德所貫通經史又能辛詞翰絕異儕類弱冠魁鄉解嘉
靖丁酉捷進士癸卯登文科甲科第二例授內贍寺直長

其歷官也內之成均戶曹奉常校書承文諸司爲佐郞主簿校理校勘等官外之通津黃州海州平海高城諸邑爲縣監郡守等官八爲典籍五爲直講三爲判官立朝三十餘年官才四品處懷恬如不以淪滯芥意其莅邑慈祥簡寬吏民親愛之治高城有勣因方伯褒啓特賞以表裏平生不問生產有無只對架書數千卷晷繼膏以自娛訓後進不懈所居多成才出宰山水蕭散怡愉高城仙郡也得佳處起小亭號海山亭人稱嶺東樓觀第一萬曆甲辰求補平海平海亦仙境也以甘纔起草土不安簿領明年二月十一日病卒于郡享年五十九公所著文集五六卷失

於兵火所收拾紙若干篇惜也公結髮見知遇於金慕齋
安國益掞文儒學自此著名當世其登第與盧蘇齋守愼
聯榜蘇齋文苑哲匠也推引公詞章喋喋不離口其爲直
講也有士子姜文佑者能文章以庶孽錮其舉國法應舉
者必受先進薦狀四館許其科中世法弊士子或摸之文
佑孽其名模典籍安海及公名署海知之欲告言官公曰
文佑往年削其科今年又削之不祥吾寧受辜有不忍也
海發之削文佑科錮之明年海目疾喪明每歎公之德不
可及公嘗忝典祀宮祀　恭靖大王園寢　恭靖大王在
位纔數年傳位于世弟　恭定大王世代已遠只祭寒食

而庶羞不腆公别致誠虔齋沐潔身又令膳夫祠儀湯洗
如已修粢盛酒饌無不躬視祭罷夜未艾歸齋房假寢有
宮人傳呼曰　殿下御正殿引見軾公冠服陛伏榻下
王若曰向者祀官只循故常饗不恪又不涓潔令爾盡誠
禮庶品皆可御予用嘉之聞爾母有疾寻賜爾良藥識之
時太夫人在松都患帶下之疾苦甚藥不效歸路見兩大
雕爭一大魚盤中天墮之馬前即鰻鱺也其大尺餘鰻鱺
帶症上藥也公歸以奉太夫人病立愈夫人李氏系出牙
州習讀繼元之女萬戶順命之孫婦德完備閨門雍睦後
公十八年而殁合葬于長湍白龍山先塋其原卯坐酉向

生五男三女長曰殷輅未冠而夭次曰金輅爲族兄僉使希呂之後次曰天輅丁丑文科奉常寺僉正次曰雲輅癸未文科壯元亦僉正奉常寺以天輅雲輅並錄原從勳贈公禮曹參判妣貞夫人次曰夏輅長女適內禁衛田得春次適張應鳳次適忠義衛李汝春天輅娶宗室錦川正女生一男一女男曰轉坤女幼雲輅娶宗室高山令女生二男深極渾極淵極女二人幼殷輅髫齔有奇才與文人崔岦李山海高敬命等齊名世稱八文章十四魁鄉擧十七病死疾極有青衣童子立于席上曰天上新建白玉樓招汝作記殷輅辭曰生年未二十未報父母恩德若爲我請

上帝丐我數十年俾得終孝死無恨矣甚童子去久而復來曰天上別無人可替汝記者上帝不余領汝其速行是夜父母之夢亦同臨歿端坐與訣曰不幸天折終負吾父母當許上帝七日還來侍側言訖而歿死後七日天輅生其面目極肖公歿之夜天輅哭泣昏仆髣髴見公袍笏蹌床曰來天輅雲輅我徃冥府主壁大官據案厲聲曰汝何不以文章分與兩兒空持到此可速徃分之吾故暫來也仍出懷中一物瑩然如玉大如盤者曰此乃文章也手劈爲兩段分與兄弟跪受俯伏因忽不見天輅遂蘇天輅文章如江河滂沛雲錦煒燁晷刻之間注筆千萬言辭數十

手不及寫一下筆不加點竄愈益奇崒輅攻易頗通蘊奧其為文不起藁展紙立寫揮灑如電掃風驅而皆雄偉着實萬曆乙卯年三月朔日有食之開城留守趙振候之曰是日也日食于奎之分古者日食于奎之分文章之士多殞謝靈運范曄之死亦應是灾今聞僉正車天輅病革得無應是灾乎未幾天輅果卒嗚呼公之歿已四十五載其二子皆當世詞宗其所與往返以斯文相與者凡幾何人耶爲先人責其墓道宜擇文章之最高絕者而必待夢寅拙譾者何也今者其兄雖已逝其弟之眼睚尤大夢寅何敢輕發小巫之言貽大巫捧腹乎獨惜乎軒轅之姓攀龍

之裔隨箕子而東上下數千年取台鼎如拾芥而至季葉禍亂荐臻以致子孫迍邅彼卑門小派不辨魚魯之夫猶煒煌金紫矜耀於一世以如許巨閥雄才帖耳於百僚之底卒不能騁力高衢豈夫人才奪天工爲造物所忌剋者非耶宜夫爲善者怠也遂備叙其本標係以爲之銘銘曰

邃哉家世小典之裔權輿有熊誕降黃帝自虞以上叶辰良反氏是陶唐夏爲御龍豕韋於商厥系不常箕子受封唐冑來從㝵祖車公肇晋之東于羅于麗俱二十宗中世變柳五傳復舊忠貞世守荐罹殃咎家運蹠盭絜匸靡屆故邑是戾天摩之山與聖居匹巘岏嶆嵑嵬巋巖嶭俯壓松闕

后江洪波通源洛河澎濞滉瀁澮溶漭泱入于西洋王氏覆軫人傑殪殄地靈鬱悶悠久不泯蚡蝹奐精灖疣光晶潰決不停敷發濬明公於是生高文麗藻大破懊惱亹然天造一命潦倒拂剌素志巻懷入地疇扳蘊抱上天曰吁非我汝孤憐汝拘亡報汝紆餘雙璧瑛亡有燁其英不位而亨非公非卿予雲門生相如難兄機雲鎧伏坡頡蒲服不敢與京白龍之坡斧堂嵯亡貞珉有巍我文不阿千秋不頽

行狀

贈右議政行同中樞南窓金先生行狀

先生初名方進後改以玄成字餘慶先妣夢大星降其室揚彩照爛遂有身生二歲摸摩壁間書爱而不捨長者咸奇之八歲入小學恒也而五歲通其書好弄惟筆札十五貫經史日晨省已諷讀不勸而晶先考嘗曰此兒才氣拔凡授以大學自解如破竹異日當大成二十果中司馬試二十三明經占文科是時考知善山府薇恩榮宴循時風賞臧獲若而固以有姸辭考勉從之哉其義八校書郎陞延曙察訪務撫郵卒秋毫不封己官滿遷工曹佐郎爲養出牧牙山縣時監司權克禮以私忿毆之家居二年昧爽興奉兩親盡愉婉志養當放牛牟復拜典籍歷正禮工郎

俸祿盡歸父母無自私後合文化再考選米蘖之撰御前
萬曆壬午妣寢疾沐浴祝天血手掌調劑及不救哭泣之
哀行路亦悲未十日所考亦卒斬齊幾不勝喪廬于墓下
衰絰不去體不一跡其家薦食號慕之隙乍所嗜詩賦暨
他書惟禮書在手如是訖三年有無分同胞田僕非老荒
不自取至如書策雜器一任姊擇取加數已不與焉姊亦
感其義不忍占其守牙山小心撫字及歸行李淡如邑人
題前任人案曰金某清白古無有云亡何拜錦山時龜山
宋翼弼通儒也累父愆將坐公力庇之罷官亦義也逮壬
辰難冒兵戈追　大駕于成川行在除禮曹正郎兼備邊

司郎陪 回鑾到延安授載寧歳荒兵搆親黨望哺坌集
先生賑活之對飢民至垂涕而自奉則甚菲遞寓鳳山村
舍雖屢空不色入爲司贍司宰軍器等正出牧仁川驪州
守槐山諸邑入朝値開都監刋東文選與其局者酬功特
陞通政階轉朔寧守 先王晏駕樣當世妙筆寫玉册禮
竟復階嘉善例拜中樞移敦寧同知幾八年不遷丁巳秋
重新箕子碑如平壤繕寫其還也門生要于路曰朝中論
廢 大妃大臣率百官方在庭不叅者死願先生姑勿歸
以竢事已先生曰死生命也吾安敢巧避遂還朝終始不
齒其請以此坐 廢後數年歳饉朝廷閔其餓祿之終已以

天啓元年辛酉歲十月病終于正寢享年八十因生時首
錄某勳原從追封右議政卽合位也生斬公輔死假虛對
失于人得于天其又奚悲先生貌雖侵雙眸洞然其居太
學諸生狀之以筆字盡美其瞭也究其實金如精玉如潤
寸寸尺尺遵于繩墨侍二親左右無違處兩喪識孝聞于
人凡祭祀之日雖祈寒必盥沐淸齋平居昧朝梳如正冠
巾拜先廟出入告至老益虔無他兄弟事一姊如事毋當
亂離歷典專城必迎諸邑不以冐邪禁爲解其居家也雖
一盃羹一臠味猶分少絕甘又多時迎侍單其款追卒也
摧傷逾恒禮天性也使婢僕皆先恩愛後榎楚一家十口

舉癰匚感戴睨而好近思錄坐尸立齊言不及家事嘗審
邑家人懇之曰公一德淸儉不肯小置張弛今雖飽奈後
飢何頤作居閑計先生正色曰一日飽亦 天恩寧飢死
不可拂性自占汝言無再以是家人不敢欵以私平生業
文雅吏能非所長而所在遺愛在民自少雖衽席間未嘗
聞戲慢之色撿束和易口絕人臧否愼獨樂善不以巧傷
拙烏豢祇酒弃門遠色衣止盖體食才充腸處心制事無
內外嬌揉尊人以自卑賤言而懋實雖古之君子恐未能
過也栗谷先生李珥大加贊揚將薦以爲臺侍未果下世
牛溪徵士成渾亦曰吾今日得見古人金某是也月汀尹

相公根壽常謂清修介特當代第一月沙李廷龜儐顧天
使特奏遞楊州牧偕候義州柳西坰根儐朱天使亦如之
非止取詩若筆也先生於文章少許可而如申玄翁欽李
東岳安訥李芝峯睟光許同調互唯諾車五山天輅柳於
于夢寅眼高千古與先生異趣而亦未嘗不賞音其文章
長於詩措言命意切近的當黯然長油然光自立一家其
筆法脫胎趙松雪而精勁簡麗有自得之妙凡公私碑版
屏障輝映於遐邇而特其餘事耳先生於財利脫略也從
弟李應佑甥成汝學俱貧闕樵汲助捐已有分與兩僮人
咸難之夫人有一奴家甚饒死無子女主家收其家若財時

制也或勸隨俗夫人亦甚之先生曰乘人死貨其物使彼
無此誰肯顧無嗣者之喪與祀卒不問貧者重財世情也
不以苟得爲幸淸風灑然可以警俗蹈者多之是以權石
洲韠曰南窓節行最也其次文章其次筆法識者謂之知
言先生無嗜好所愛惟書籍及佩刀而已至於山水膏肓
抵耋艾猶不痊每遇一水石稍淸姸輒吟詠忘返飄然有
遺世長往之趣而終未遂前年秋澌憊方劇挈子侄往遊
天摩逍遙諸山以遺與其志亦可想也先生無嗣續取同
姓疏族某爲後先先生死有子有南服先生喪天祐善人
無后而有后亦可哀也金氏系出金海即新羅首露王之

後也簪纓数千年至李葉衰替不振先生先考諱友謙字
茂葉誦六經逮子氏書無不讀捷文科仕歷八邑宰嘗曰
起布衣百口官廩足矣敢念家私其喪也家無含米乞諸
鄰其操節文章經學盖世傳也官至原州牧使而贈左贊
成所謂天之報施善人者于死不于生何耶妣李氏進士
重卿之女廣州人綽有婦德夫人李氏璿派也事舅姑徽
事先生順收鞠兄弟之子若已出閨儀多可觀者先先生
二十九年而逝葬高陽未稀道先生卒合窆焉歲辛酉十
一月也夢寅弱齡居與先生接巷服先生行誼聞人所亦
聞又嘗摳衣受學至白首尊慕顧知公者莫余若也盖先

生爲善懼人之聞知凡善之行於家於身者黯黮而莫之彰世徒知誦其詩玩其筆而不知蘊諸中者比此百之若先生者實士夫中隱君子也惟知者知之矣成君汝學撰次其行蹟屬夢寅夢寅不讓述其本剽汝學字學顔官別提學鼻固窮倡詩傾一代是夢寅畏友也

哀辭

哭李而立令公哀辭

天下有萬其國一國何其小哉一國有億其人一上何其眇哉天何自我吾信之莫天天不能不祐斯人歟胡早與之爵祿天不欲不厄斯人歟胡奪壽之此促將紛紛總總不

克區分其淹速乎豈箇亡了亡隨其人善惡而還復乎抑自生自死自窮自通天不與其間乎或短此或脩彼或嗇前或豊後使人不究其端乎後我而生借我而達軼我而官前我而殁厭乎玆歟待乎彼歟問之不答卜之難諦莫知其然自古無不然嗚呼奈何乎天因系之以詩曰

承明同被和新詩賀節分裾寄別詞每荷知心容倔語可堪臨老唱哀辭桃花深院空塵榻碧樹佳城但桂危追想風楹酣暢處忍過西巷訪吾姬

代龍仁哭尹 繼善 哀辭

吾弟今將安歸尨之山山崒嵂水漣洏林木弟骯不如君

之居高堂深室樂怡兮尾之山井廬罕入烟斷山髗谷鳥晝號而夜寐不如君之居左琴右書樂衎兮昔余來也屣履以逆壺觴以話日繼夜今胡爲不語不笑問而不答我始爲不信中而疑出此銘旌撤此靈帷彼坎然者子之宮耶此生幾許年此行何悤兮耶天之賚才子獨侈子之文章世寡媲用於此病其不博施於彼其必有綽豈白玉之樓催成上樑之詞將天孫之機命作織錦之詩蛾眉遺曉日流光羅幕餘春歸衾香青藜玉堂兮一夢涅槃歸路兮幾千里之熹微吾弟兮將安歸

哭坡州牧趙汝實幾哀辭

嗚呼哀哉事有對物有偶人之倫友道五氣相求病同憐
業貴侔竭齊年于與台弟昆間投分雅弱冠初生死異仝
焉如嗚呼哀哉俶同籍屬西黌君賦贈我詩清科聯名士
齊艷君先鞭袍笏儼我馬後魁甲忝較驪黃互爭長一夢
回悉七年嗚呼哀哉門何巍㟧先閥藻之煒才無匹衆何
能車上儕獨坎坷會與伍竹半待了一世人饒才合垂戎
嗚呼哀哉醉碧齋女如花棲青溪侮釋迦修理山漢南家
動相與知茹蔘名爲崇賞音必韓愈黠東野寂馳蚩分手
箕睽席塵凝別多時長相思而至斯嗚呼哀哉五馬歸來
從坡山兮再叩柴扉驚老顏兮相逢浹旬遽承凶兮奔號

莫及天夢亡兮南池有灌菡萏香兮故宅人亡孰舉觴兮
我思故人皆鬼錄兮白首人間惟我獨兮送子曷歸臨江
哭兮

大興縣監辛汝和輓章

吁噫乎君人之生世巧勞於拙鈍完於銳物成易虧器華
先弊君之處物匪鉅匪細不高不下不闡不閉謂賤己邇
謂貴不遠雖無時譽亦無人毀早成任子何恨不第享祿
專城何慕權勢壽不上不下焉比天歲多男多女不患無
苗裔瞻彼榮達率多錮替禍溢于地福不滿眦君獨無憂
爲樂溅亡得祿則飽失官奚涕同君蓮榜義同兄弟弱齡

論交白首爲誓先鞭非早後殿非滯畢竟同腐誰論硬脆
送子何時歸余有隕難制

列傳

劉希慶傳

劉生名希慶號村隱長安寒微人也無手業所事惟詩禮抵老不易他技雖窮餓猶恬如也知生者憐其老不易名勸托名都監蒙例賞加折衝階年七十常閑居余觀吾東方自箕子以來分別貴賤殊甚至季葉尤重科舉雖有宏才邃學奇偶之士不幸出於賤孽則不令齒仕路如地位不當繇文武科進者于譯于醫于陰陽筭數監天相地皆

有科以應時用下此則爲胥徒農工賈僕隷各遂其生謀談從事文字亦皆自書其書其書非詩書有業之儕類目笑之以爲迂中世有魚無迹朴繼姜鄭王瑞以詞章名徐起朴仁壽權千同許億健以學行稱當時大夫士多假之顔色不以賤隷視毋論名實端窾槩是百年間寡聞者也若劉生所處卑不得應科第則入他技以圖生乃其職也早學詩不事生産與別監白大鵬酬唱若塤篪一時搢紳諸彦多奬譽之始遊東湖讀書堂見名官佳什和其韻相國思菴公朴淳大嘉賞之仍教以唐詩俾成其才時朝士尙理學必繩以家禮小學洪可臣徐仁元許鐺安敏學之

輩許生以可教教之家禮旅居家孝友及冠婚喪祭節目度數無不盡其詳參以儀禮經傳杜氏通典丘氏儀節悉用時人所不用之文按圖籍先儒遺論畢究其終始故士有喪咸請生執禮經論五服之制仰生口以成禮又嘗事親單其誠孝居喪也哀禮俱至衆以此益敬之名儒許筬愛之特甚當其使日本也欲與白大鵬洎生偕生以養老辭獨以大鵬行逮壬辰之亂巡邊使李鎰以大鵬請倭中事強之同行大鵬死軍中生益孤猶不廢舊業栖遑食貧遇物輒嘁詠以自遣長安之北村有淨業院地僻近山有淸泉一條出巖洞間買其地居之手種桃杏四五樹累石爲

小臺日坐臥其上名之曰枕流臺仍有詩若干首今之文士若車五山天輅李芝峯睟光申玄翁欽金南窓玄成洪鹿門慶臣許蛟山筠任疎菴叔英曺峴南友仁成雙泉汝學或登其臺而賦之或見其詩而和之或聞其風而贈之總諸篇成一帙悉以文鳴世者也若余則與生識面已四十年始遊壯義洞之清風溪時李澄家住溪上爰生清疎引予其家余與洪生永弼邂生于永慶殿前洪曰子不識劉生乎此詩人也吾伯叔父莫逆交也子何見之晚洪伯叔即騷家哲匠天民聖民也余奇生爲人雅朗恭謹通曉古禮且能詩指雨後青山呼韻使賦之生應口對曰石帶

苔痕老山含雨氣青余愛其清麗常往來心曲自此頗相款今者裒其卷要余文不遇虛返者數矣及得觀之生之好文學七十猶篤於是乎君子人矣余雖不佞竊不自遜妄期以不朽其贈生不以詩序紀而以傳者欲使劉生志業永有以傳之也萬曆乙卯某書

題跋

題鄉校里衆禮曺狀後

天下之事有無其名而有其實者真也非乎而無花果是也有有其名而有其實者全也非乎而主召賓是也有□其實有其名而世不用者命也非乎而玉在櫝是也有□

其實有其名而世欲用自不爲世用者隱也非乎而深山之材幽谷之蘭是也又有使夫無名有實有實有名有名實世不用世欲用自不爲世用者皆能慕而揚之而不用之用猶勝於用之也者述也聽其言慕其善文以顯之使舉世服其善者勸也淋乎而揚幽發潛雷振蟄而雨潤枯是也何者今於處士李公基卨家見之矣處士有祖考掌令公死於直其妻安氏能樹節其嗣叅奉公著孝行叅奉妻鄭氏立節如安生基基稷兄弟繼叅奉而有加有處子繼基稷死於孝三世五人皆能私淑于家不求人之知之而奇行絕世所謂無其名而有其實者也鄉黨選其行誼表

表者聞禮曹所謂有其實而有其名者也聞之禮曹而有
司不之省 朝家纂三綱行實而闕之不見錄所謂有其
名有其實而世不用也處士服家訓砥操礪行爲當時高
人 朝家嘗徵辟典郡矣已而謝病去抵白首不一起棗
承旨如弊屣所謂有其名有其實而世欲用自不爲世用
者也今鄕黨撰次報禮曹狀屬延原相公著後語旣能揚
幽發潛振蟄而潤枯矣處士子惇五惇叙又徵夢寅係之
是欲令三世五人在家修實者因鄕黨顯其名者禮曹之
所未省者三綱圖書之所未錄者及處士之自不爲世用
者皆能暴而揚之使人匚食無花之果立召賓之主開在

櫝之玉採深山幽谷之材與蘭播芳垂耀於當世來世其焉不祿之賞不寵之榮雖金章文繡之裝無以侈焉而出之不用之用循勝於用之也者是也斯其爲善述其孝也夢寅莂儒也區區寸管焉足以贊諸賢之德而紹名卿之語哉然而平生讀書粗知公孝出悌之方或可以續貂也夫嗚呼夢寅老矣見世之茂行高名多矣無所希而爲之者處士也貞於前不顯於後處士也處士乎能獨有是故多之傳玉悔叙乎勉之哉

拙齋題金將軍傳後

遷史公曰余讀金將軍傳叙事備悉足以警世樊忠可附

之太史氏秉貽不朽獨恨不詰弘立景瑞降虜事首尾始將軍以死自失不念暴骸之難耳寧知兩帥有異志不顧軍謨短長耶夫技有長有短以所短角所長不見衄希矣以我之短於騎驅之放易野馳驟之地謂必勝乎將軍信善戰矣偏裨為顏行者不過二千人洎十萬大軍俱沒於虎口將軍獨何爲哉惟其義烈所激眼無白刃與劉喬兩將軍抗節俱死天下多之夫人臣不難以死報主而不有此三將軍何以戒一世懷二心者向使朝廷早知二帥陰蓄每生之心當漢賊交鋒勒精鋭八千人就賊庭如驅羊者所未必不以元帥屬將軍也吁人心甚危知人亦不易

本柄者每得士如此國何虞焉薦將軍者亦可謂知人能得士也

題汪道昆副墨

此文雖未免明人之習長鶩別馳不躡常途殊非唐宋之促匹盖明儒卑宋儒學退之文氣委靡不能振遂奮發手三代兩漢其所貯於心出於口注於手皆在先秦楊馬之間不循關鎖紀緒節端之例恣意更端多反文章常格後之守正宗遵古録者或疑其不識趨向固也然文章亦非一規譬之水萬川同流歸海而會涇渭江河清濁瀾狹雖殊同歸於海則一也空同弇州諸傑先倡此道立旗鼓發

號於文壇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誦視其文字出入經傳左
國莊馬者多至於班史以下略不及焉其着意故古能自
樹立儘高大矣其間或重用語意材貨不饒而原所讀不
出若干書於唐以上宜乎不如後世之博采古今擷其華
也近觀為詩者號稱學唐其措畫句語不越山水花鳥雲
烟仙僧梅竹風月若而字以爲唐調如經史子集恒言常
說及幽辭艱語皆棄而不取故世之淺學寡識者以一部
唐音輕老杜老韓是亦一病而言詩之簡絜古淡者歸焉
今汪之文盖摸擬王李而以雄豪遒健之氣充之以高古
前後百許篇無一語或累於唐宋明儒之立意高尚實可

法也余則生此偏邦不遇高士碩友自得於蠹簡塵編中自幼抵老義不以歐蘇等文溷眼每見近世明朝大家守節甚抗顏自視缺然深恨少年時誤讀韓柳兩書也繼自今欲勸後學兒曹先秦而溯唐虞下漢而止放兩馬以試其成就如何杜子曰乃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安知中國之外有高古之文章不下於左馬者乎後生勉乎哉

題紺坡 崔有海號 副墨遊金剛山錄後

余幼清虛寡慾所癖惟詩書山水爰京山水鍾寺僻且爽讀書屢閱炎涼與寺僧約遊皆背山相然諸牢甚居無何偶登甲科翌年佐關東幕正副余夙願迫春末暮先入皆

骨游適遇水鍾僧于妙吉祥菴時年三十有二雖未學脫翰之方而只仗兩箇崑玉脚能追風軼景皆滑之萬二千峯皆在余藤簝屐齒下當是時紺坡老仙伯已先我躋攀今者紺坡爲時儕所擠排採藥于皆骨能窮深極幽記所討成一篇仙錄余亦嘗有是記失諸兵火中舊遊陳蹤怳然若一夢瑤臺而不能記百之一槩見副墨三十年舊面歷歷在數十紙不勞芒屩藍輿已覺此身踰斷髮嶺歷正陽寺登九井陟毗盧而盡嶺東八九邑放浪於明沙海棠之界也吁不黜放朝胡能縱觀於仙區方知吾與子之慍于人乃始得仙分深矣第紺坡所探討皆我曾歷而我所

戲見不在副墨中恐仙蹤秘境終晦昧於百世而不彰故
備將網漏者錄諸左

九龍淵在皆骨山世尊百川洞上流由妙吉祥東日出月
出峯之間自古無蹊披荊棘緣栢林旣陟巘馬可木皆倒
生挽而下盛夏猶氷全石爲一壑奇巳怪巳隨步異觀峰
之形或如鳥或如獸或如人騎馬或如人張手掌或有穴
通天瀑下潭潭下瀑連綿四十里至初淵路絕不可寅緣
遊人斬脩柵横巖腹樹木間以爲路瀑長十餘仞石窪圜
如釜水渟深黒色石如截肪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皆一狀
第六長如白虹無聲第七八又成飛流漲泓高若深比上

偕之至九淵嶄絶㦬然不可臨但上淵水跐躍下溢不見
其底有李貞敏者少時自下露肩而入伐木梯竪牽繩躋
巘至瀑下長不知其幾百丈過谷風散而為霧風止則如
長練淵中多怪石旁廣中黝黑云

金剛潭在江陵嶺西五臺山月精寺下蒼檜高百尺圍數
十尺者竝立五六里潭可十畝深過仞瀑數十尺飛瀉舂
于潭有餘項魚數百尾游泳其中每春三月桃花時魚能
自對其尾一躍之登其瀑上撥剌相繼或過或不及皆洋
洋爭長眞第一奇觀山有五峯牛筒水出上院菴下實漢
江之源祈天使順齊川亭詩曰五臺川脉自天來即此也

靈源菴在皆骨山十王百川洞上流過明鏡巖三四十里菴介亂峯石林石臺尤絕僧言有青鶴每下前溪洗水菁銜飛而去非絕粒高僧不得處明鏡巖上西峰甚峭有鶴巢丹頂青翼赤頸棲焉余游目見之皆骨山金剛臺上有鶴巢余遊臺下瀑流上忽有七鶴回翔洞天諸僧皆未曾覩有老釋潛相與曰仙鶴避人遊人未有見一隻況此七鶴于此眞必非尋常也

侍中臺在歙谷海濤東海水溢爲湖長松無數緣沙汀限滄溟松林外大海多島嶼七八有村庄匝松林業漁釣湖之廣周可數十許里臺上無雜樹純蒼松赤甲不見天下

可坐供眺望第其高下與鏡浦爭衡

金幱窟在通川叢石亭下叢石六面之剩石攢束恭天成大窟上通于天石多蒼赤色窟中海濤清澈沙石可數多八梢文魚見人噴墨多鰒魚珠甲生苔秋紫春青漁者噀油波上波明可見底一一义之大小群魚游泳多性狀人雖低聲語山鳴如霹靂

穿島在叢石東海中五里所島中有穿集六面石爲山窟之中如屋宇仰觀之石斷而齊爲千百藻井水清淺蚌蛤可拾多水毋圓如鞠毬清明表裏洞然能動息隨波泛泛所歷叢石之餘石累累成堆横如束帛竪如攢箭根方如

穀石露積離立如礎柱散峙通東海奇觀殆不可筆狀寒谿山諸峯無麓皆玉色上皴下削有瀑流長數百丈有一嵌如玉鼎瀑落而溢下瀉於壑長又可百餘丈人莫能窺其底水勢緩而長每風自谷上瀑水飛作烟霞日照則紫月照則素風步止則一條之白復界於蒼崖隨風有無無瀑有瀑余宿寒溪寺終夜雨朝而再賞瀑勢壯雖風不散真天下壯觀也寒溪寺舊基而勢之勝甲東方

寒溪寺白雲庵妖僧普雨遁世之所也自寒溪緣溪而上千丈松櫪晻翳數十里左右蒼壁素峰簇簇如矛戟而長短瀑如垂紳接統承緒皆可駭䰟懾目不知其幾百條菴

在叢峰之間如爛銀濃玉百態呈奇兩僧亡命處奇絕余
冒雨而入深恨瞻眺多礙潛心黙禱雲烟開豁萬朶芙蓉
一時無或遁狀而未移時復合如舊乃知造物㣲美以誇
我而復藏之真一場戲劇也時爲考試日迫不得信宿待
霽可恨也
海山亭在高城治太守車軾營之皆骨仙山天下冠也中
朝人願生高麗者正爲此也無數白玉峯皆在擧目間加
以瀰天銀浪一面如蒼玉屛蓬壺首矯鷗波鯨浪皆作庭
除獻伎之物卽嶺東第一臺亭也
食堂巖在襄陽雪嶽山有峯如廊廡大川觸盤石上曲折

紆回而下成瀑士人觀之如流觴稧飲之座僧徒譬之爲
食堂供養之所洞府寬敞松桂叢生眞羣仙遊息之所隱
者盤旋之地境僻甚人罕能到其上五六里有床巖而倦
遊不得窮大石如床四足具甚奇云
牛巖在襄陽海上大石如巨牛飲海其上可帟幕遊燕江
陵官人崔雲遇擧家出遊折花巖上歸流酣暢醉中不勝
興舟于巖下忽大風自水底湧㨪檣傾側一家盡墮海底
獨一子氣不平不與同舟欲赴同死有士人義士也挽而
止之解衣泅水拯出崔之父母兄弟五六人盡喤水而活
只一妹婿失所之不得拯士失名可惜

大家文會跋

余自毁齔嗜古文於文眼高心亢季世諸作輒手擲而腸垂之獨求最高古者讀焉自夫龍蛇歲大東被寇數百年縹緗絳帙不爆燼卽搜劫之乃余夢寐平昔所讀書幢幢無已目今難已斯文稍稍甦廢聖經賢傳長弟刊諸梓間出通邑大都如諸家子集坐財匱簡闕獨未也志文章者病焉萬曆三十四年余忝按海西慨然謂海牧尹君暻曰今之世文甚庫箇籍甚稀向我 聖上嘗有志輯古文令典文者開局會國有事未就 聖旨深惜之今余雖留亦嘗粗涉子家欲網羅古文最高古者裒一帙以新一代文

則何如尹君曰甚善公力學宏詞左裡斯文有素可能纂
述前作時乎不可後於是乎閱府庫米得斛者百點匠案
得刻工者殆五十訪緇徒得辦葺者曰香林白作專惡㾌
農海之俗爲僧多畜妻孥不事事于官汝并鳩若干僧若
干落梓于谷遂新瑞兎牛内之海營使南畝者不與越八
月念役始于海之芙蓉堂十二月初吉工告斷手凡左傳
四篇國語二篇戰國策二篇史記三篇漢書二篇韓文四
篇柳文三篇皆余手自抄楝每簿領餘夜引學徒揣摩至
雜戒參横乃罷凡裒諸什惟余意所歸未曾傚古人如文
選崇古文古文真寶等書隨題目略取于裒爲也皆專一

家而鈔之俾便其摸擬焉其簽三書也據中朝兵部尚書石星等所刪亡之命其目曰大家文會何者文章有家家有大有小學其大者大學其小者小自古家之者非一而唯七子之家爲大余所以會之也抑未知今之文大耶小耶處部屋容頂蹠猶尚以爲足今之人已儉余非西匠欲以阿房未央侈之過矣然使是書行世安知七家外復能八九之者褎亡然出也或曰子之所編則善矣戰國策語多權謀柳子文好刻削類申韓者流何取於斯曰何傷昔孔子刪詩不刪鄭衛風況戰國策抑揚闔捭崛奇其懸河雄辯足以助文氣柳文最精勁且古後世無沿襲余用

是並錄焉凡文章寧亢不欲卑寧遒不欲不及宋以下則今文也歐蘇之文世多有余未甞一窺其文故只取先秦兩京韓柳而闕於宋觀者恕之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高興柳夢寅謹跋

文章指南跋

昔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黃帝作指南車克之指南所以定一方及四方指其趨向者也余觀夫天下多岐路行役者一失其方則窮年跋涉只頓車弊馬不知其所當止今夫人以尺度推天測地一失於毫釐星兩則其末之謬終至於千國萬里之遼迥故冥行者貴

得鉥頭項羽失道陰陵田父紿曰左々乃陷大澤愚夫欲適楚而北轅曰吾車馬良吾轡靷軮軩新不知愈行而愈遠於楚盲人獨騎瞎馬夜半前臨大池不知不數步淪於中淵越人抱嬰兒拔之河曰其父善游不知兒不學游故失多岐之路孰知釋老馬而隨其後得九曲之珠亂知因蛮螘而穿其絲是以胡廣失其姓胡寅失其父朱壽昌失其母魏徵失其弟朱買臣失其妻燕客失其墳窮子失其宅中流遇颶而昧其向者或入於鬼谷或入於敵室或入於鰥人之鄉或入於黑齒之邦或入於烏鬟之國皆失其居也文章亦猶是也自古爲文章者恒若岐路之非一老

佛失於虛無莊子失於誕譎司馬相如失於遲枚皐失於
捷揚雄失於險劉向失於異學子方者流於莊周學馬史
者不失於縱逸則失於龐冗學韓子者不失於弛慢則失
於忽略或至王莽纂僞禮以亂周禮劉歆著美新以呰子
雲漢儒纂禮記及黃庭經以亂聖仙諸經此皆昡其方以
謬其趨向者也間或有無書不讀汎博而無不該辟腐而
齒東毗昏而髩素照螢而穿壁未知歸宿於何所至於精
窮一書得其要妙者指約而操博力省而功多夫子之韋
編三絕尚矣無以議揣摩得之陰符太玄得之周易歐陽
脩得之韓文蘇東坡得之戰國策子長得之老莊左史而

誣稱得之名山大川退之得之莊子而僞托儒家曰學孟子而爲之蓋因天下書無窮非聰明所遍及必須或專門一家或略掠諸書而得功居多焉此粗得指南不失於道方者也若余者方洋無邊墒埴冥途獨立大霧之天地眛東西南北之趨登太行而摧輪輻涉湖海而捎桴筏烏足剩口於作者之話言適因謫徙西湖與崔上舍有渊爲隣並斯人聰明英偉翹楚於詞林朝夕講劘遂與爲忘年之歡仍示余以一書曰文章指南蓋自選莊子史漢文選韓柳諸大家名編緫大一卷鍾王筆法珠琲闌干一見便不忍釋于手也空其左請余跋不料狂僭傅之瞽言云

梁琴新譜跋

吾同年金君斗南一枚甫賞音之交也治任實之四載政舉弊祛于公家兵前舊貫實條而釐之於是乎延梁樂師于龍城創太平遺譜輯若而章綴諸梓會余宰龍城道是縣金君出一卷寄余曰梁師好古者好古樂希聲就舊譜只取七八餘皆病其促不之載非但縣鮮材力爾也余曰否匸簫韶武象逖矣樂之正者求之中華已無得矧吾東乎器非古聲非華而惟疎數疾徐之間管鳴鈞吷之吾何辨焉夫樂條理有終始闕一則近乎鉄余惡是焉之任既累月邀梁師畢其說梁師增一通以進諷之益新宜布之

一世諒不可自私者也顧余試絃歌未浹歲鳴琴不遑而經欲賦歸去來焉得伐山材僝木工乃命畫紙而繕寫之吁余不解琴者也異日茇舍田里靜坐北窓下目其譜而指其絃噭〻譊〻以自娛不須口傳耳提而黃卷中亦有一梁師然則梁師乎今之一夔也一叔乎吾之子期也若續其鍰廣其傳更俟夫賞音之君子也萬曆三十九年孟秋高興柳某書于南原之廣寒樓

嶽把皿千字文跋

勉之哉若知男子之貴乎可以爲聖爲相爲將爲文章聖極孔子相極周公將極太公文章極太史公而孔子又極

之極也原之皆自識字始推而大之天下萬世無及焉今若之學自天字起勤亡不已若亦彼矣彼亦若之歲如若已矣勉之哉吾柳氏世衣冠傳十二世至若亡柳之胄也翠勤亡在天祖宗其福若吁吾先妣在世愛若篤愛若者以主乎祀也若勤亡在天先妣亦福若勉之哉今若翁請余書若册又跋其尾以余能文若書也夫豈但已謂吾壯元及第欲徼若于學之始也壯元者及第之極也亦勉之哉

雜著

玉川五賢書院通文

右文惟我斯文中諸朝士儒士越我志學之徒豈不聞我
五賢之行跡乎夫所謂五賢者其一曰冲菴金先生凈其
一曰歸來申先生末舟其一曰河西金先生麟厚其一曰
霽峯高先生敬命其一曰倡義金先生千鎰冲菴與趙靜
菴締爲死交所學精到己卯諸賢之駢首也爲羣奸利喙
所中死不辜歸來以叔舟之弟當 光廟正大統爲舊主
屣脫軒冕作亭號歸來終老不仕河西文章學問高一世
會奸諛病國勇退林泉托詩酒以終天年霽峯高文章富
氣槩當壬辰敵勢滔天提蟻蜉兵誓死奮義戰于錦山死
之倡義亦遭壬辰亂聚義兵數千以拒賊自畿甸出湖左

抵嶺右在所把扼終陷于晉州城死之惟茲五賢或邃學深功或恬退樹節或聲義死國皆負一時高名爲當世翹楚雖載之汗青傳天下萬世亦視爲景星喬嶽而皆萃於淳昌一邑有牧焉者有居焉者邑之人咸景仰之式至今顧無一架廟宇以爲奉饗之所豈獨吾邑士子鼎鏞之不如抑多方多士可赬顏有能奮揚勵志建議倡儕類者前後豈乏其人而其如國曾受衄財與力俱刓殘何令我同志者若而人有慨于茲悉破寒慳拔貧爲富擇名山麗水業鳩工拓基立祠宇于赤壁之西尚俾春秋香火有依而仍刱書院講齋以傳之用爲士子藏修所於是遠近縫掖

莫不唾手奮袂而作第邑人力絀矣事未半而財先匱矣
良可痛心凡在此通文中者其各激昂于義氣隨己力攸
暨不問布帛米穀銀幣細鉅令虛徃者有以實歸以助夫
子來之役則非徒一邑士有賴焉耳庶四方力學崇節之
流聞風而興如五賢面命而口授豈不大有益哉

送回答使從事官李景稷八日本國辭

日域莽蒼迥壓鼇極兮滐牙峨嵺雕額斑駁兮爆拍雷砲
烱礭霜鍔兮薙獮荐尋鉤鐵攢錯兮龍鮀遘渗箕鰈九陽
兮偏梩厲鋒東顧可忘兮淫氛湔蕩挽注銀瀆兮脆項蔓
菁瀆血凶彊兮妖族蔑鱻源跱平彊兮艅艎西嶶徼我信

价兮棟扳邦髦二使同舸兮涓辰舉碇駕長颷兮翕論泚瀁潸汾涍兮濙瀠潋渜洞霍㖑兮叱喝天昊悅歙歘兮連山蓄縮天如畛兮鳥逝猋颺劈箭迅兮青紅斜繚蹟蜒霧兮步滂飛濺魚龍抃舞兮大鵬贔屭鯤鱷濤路兮馳頭彘齒虎豹文兮析臭脩尾鼓風雲兮弭檣拓湨陵賓堂兮珍饌琅玕押獵圖方兮殊俗懾慴衣被龍光兮虔承條約惕皇風兮泥頭帖耳歸朝宗兮迎潮回棹泊東萊兮珥貂虎拜明光巍方國祚綿延洋飛灰方

贈義林道人效楞嚴經

義林如是我聞昔有釋迦優曇大佛神通自在濟度衆生

三千大千婆娑世界那由他刼咸服其教云何妙道禆益
生人周孔之大聲聞偕永義林如來佛言爲善爲惡皆因
緣故菩提心成六根皆凈來世乃生極樂西天七寶樓臺
樂音自聞多羅樹林人物相戲思衆想食衣至食來何以
故今世修行反致困悴義林如來佛言六塵五濁汨性淪
身來世乃入阿鼻地獄湯鑊洋銅黒熖紫烟火蛇金虎骨
肉屠磔歷阿僧秪不出鐵城何以故今世作惡反享榮貴
復次義林今觀世間種種善惡報答無定終歸虛妄如來
滅度塵刼已積其神不靈爲莫聞知天堂列位閻羅諸官
私聽付囑暗受苞苴牛頭羅刹馬面卒屬操縱欺瞞惟賄

多必冥憲不章爲與古異佛戒弛墜爲不可振復次義林
生與死一人與鬼同意識想慾彼此生齊乃今世界恒河
沙人爲明爲淨爲慈爲慧此所愛惜彼亦憐愍爲餮爲饕
爲淫爲暴此所畏惡彼亦厭忌爲媚爲諂左右是容於此
喜悅彼亦寬假爲愚爲庸無用於世放此委棄彼亦不問
是故今世天殃爲非賢人今世壽福爲非惡人復次秘林
及諸比丘尼諸優婆塞諸優婆夷諸阿修羅諸迦樓羅等
一切世間萬事空口無修無證無因無果生滅得喪空華
幻月金廂寶光龜毛兎角今我爲汝如是如是爾其樂諸
香醪清酎滿碑碌瓶熊蹯豹胎充碼碯盤女顔灼焯如曼

陀華女手嫩軟如兜羅綿朱絃促柱勝獅子吼嬌歌逗雲
勝梵唄聲徧等各就袈裟各長髭髮長揖金神各歸爾家
仰事俯育其樂融々福祿之臻如須彌山如是如是乃人
間佛

畫帖六首

楊柳風瀏々回川停復流一驢蹇々一琴短撚髭々欲斷嘁
新詩就幾首知有溪友在橋西邀以酒 右一人柳下騎驢一兒携琴向橋

寸紙窮

月臨湖風吹蘆渚鴻落何所樂而先而後而鳴而行何性
而何情吾愛爾交道之無營 右三鴈在水上蘆下一鴈飛欲下月半黔

湘江之竹兮入雲者不知其幾尺昔對此而水浸根兮自生自茂不見人之斧斤想見嘉徵彫斲之中兮帝子來遊而靈娛擬 右水上有竹叢木烟横帶斷岸多苔無人無村

松下丈人非主非賓一局碁幾千春吾所見者兩人安知不復有兩人採芝猶未還雲藏山水潺 右松下二人對碁有木無山

有泉兮源何自有𡌵兮不知其遐邇漁郎兮不至知有秦餘兮叢棘之裏可見者兮若斯不可見兮無窮其思 右山籠雲多古水有遠烟無人

千秋箕潁我夢尋兮古木滄波白雲沉兮我居其中人不識方覺而悅之但水墨方 右有水有山有古木多雲氣中無人

贈楓嶽三藏菴洞敏法師青鶴非鶴論

古者公孫龍著白馬非馬論其文七更端奇之奇也余倣之作青鶴非鶴論

九鶴真人言于洞敏法師曰青鶴非鶴可乎洞敏法師曰何耶黃白鶴青頸青鶴赤頸爲非鶴也曰鶴有青白黃鶴或青頸或赤頸同是鶴也故曰青鶴非鶴未可也曰黃白鶴青頸仙人騎之眞鶴也青鶴赤頸俗稱黔鳥與白黃鶴殊類殊色殊名稱以真鶴未可也曰鶴有野鶴有仙鶴野鶴在野野夫所恒近仙鶴在深山野人不得見故黔鳥非鶴野夫無識之言也曰古人畫仙鶴別青白黃鶴而其頸

皆青自古未有赤頸之青鶴也曰凡鶴集於野所食稻粱
虫魚青鶴處深山非山海碧苔不食亡必淨洗巖泉乃後
食之眞所謂仙鶴豈以赤頸稱非鶴故曰青鶴非鶴泥古
之言也曰黃白鶴青頸羽色雖殊頸青無別色青鶴羽無
別色同是赤頸青羽者非鶴也曰神農牛首伏羲蛇身孔
子貌類蒙倛舜與項羽皆重瞳子同是人也形貌若此有
異今以青鶴亡羽鶴頂鶴鳴而獨以赤頸而貳之是以大
呂爲瓦釜員驥爲下乘也曰閒者有紅塵客攀巢獲青鶴
子養之家食以雞鴨之食旣久最所嗜者糞壤也曰纖用
捷逕弘景聃世鍾典移文山市獻笑豈遂以末俗匪人並

答巢由乎哉曰凡仙人愛鶴非愛形愛其德也頃者朴賊逋刑山中騷然青鶴乃去之表訓寺災洞中雙白鶴飲焔墜死余昔遊朴淵見青鶴遊此山明鏡巖見青鶴遊金剛臺見七青鶴飛迴洞天白鶴不避災而死青鶴察機而去巢棲托盤旋皆清勝絶境而非其人不得見兆如野鶴飲啄田疇間被虞羅之欺也故曰青鶴非鶴野夫無識之言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眞鶴之謂也

楓嶽奇遇記

於于柳先生棲楓岳之表訓寺病三月始起常夜登南樓

以自遣忽有異人狀貌魁傑嶄巖使童子通名曰堅白主人請見先生令童子扶而再拜撤席坐定主人曰余本斯嶽之主姓石自開闢吾石氏封於斯地者一萬有二千皆尚堅白喜爲公孫乞子同異之學今先生見客累月請乘暇日爲奇遇俄而復有客通刺自號清溪道流字仲深揖先生而言曰我出自鴈門引仙派清流循洞府游于樓下聞主人翁奉先生作佳會敢來與席下復有客身長十丈髯蒼胡披赤甲欣然而來問之童子曰此會稽張丈人舉族專住此嶽不知幾千萬先生奇其儀表倒屣而迎之復有客不知自何所無語而來倏爾而入坐曰我出此岳上

下四方隨所往而遊今夜靜山寂尋根而歸訪其姓名只
曰無心過客又有丹冠老仙長頸聳身翩躚而至曰東峯
之外有臺號金剛有窟淸且深非但人蹤不到翔隼仰而
不逮余世栖其中三十年前與先生有舊敢來拜又有客
颯然來過使人肌骨淸冷訊之乃靑蘋逸士雄其名者也
未幾萬壑俱明衆峯呈態瑞光自東而來主人驚喜曰此
我至明正素極圓元晦太淸太夫人自東海從日出峯之
左穿松林來莅焉主人移席而請曰今者日吉辰良諸異
畢會會柳先生久病而蘇盍屬一觴慰諸太夫人曰甚可
唯主人焉祚是主人翁使香城眞仙進靑桂子各一盤松

林菴道釋進茯苓餻各一器萬瀑洞主供赤葡萄蜜漿九井洞靈奉五味香餌命盧峰摘石芝令彌坡採紫芝摩訶神人呈松芽欝黃酒陳獅吼鯨鳴梵唄錚鼓之樂以娛之復展紅霞爲綵牋控東溟爲硯池偃五老峯爲筆願請先生賦詩先生放筆而題之山鬼林夔皆泣焉酒數行太清太夫人先起而辭曰今將趂未曙歷崑崙過玄圃與西瀛仙子相期於若木之墟遂下樓而去滿座迴遑如失已而陰氣四合山氣溟濛主人翁戚然變色曰花山白居士復來矣先生徙倚而四顧堅白主人已成皤皤老叟淸溪道流匿跡於深壑底無心逌客歸於嶺上而會稽張丈人肢

軆下垂蒼髯盡爲皓鬢無復昔日容顔丈人頣謂青蘋逸士曰今我困矣願逸士釋我重負看我萬舞先生乃攝衣下樓丹冠老仙從之山無蹊徑地上之白五尺矣

於于集卷之六

新刊放于堂遺集跋

文章極高大閎浩刼而長存節義甚清苦窮百代而彌光有明萬曆間東國有放于柳先生先生以節義兼文章若伯夷叔齊而有太史公之著述若屈平杜甫而有方孝孺之樹立者也嗚呼先生禀氣如雲表光嶽處心如雪裏孤松始以避世放金閨遊戲於藝局緇衣而遍八路玉節而三入中州既已高驤采藻絢耀當世不幸値昬朝乃守正屛跡行吟於東海之畔雲棲鶴瘦放皆骨之山其憂愁壹欝之鳴殆令人慷慨流涕放千載之下及至 更化之辰獨抱不貳之義不以存亡明暗易其素操其從容自處之道

溢於言表草序而屬高僧作詩而擬孀婦往在西山之對
願從方孝孺之辭可以質蒼天而無愧嗚呼嗣已絕歲又
久遺集八十餘冊散逸殆盡余以旁裔尤庸感慨積歲年
蒐錄於斷爛茲成若干編盖存者不能十之一然謀付剞
劂氏廣其本傳之其人以述先生遺志之萬一嗚呼我
先朝日月之明改照於泉塗雪其寃褒其忠又爲興感於其
詩文比之以離騷許之以夷齊前後判付文字昭揭萬古
嗚呼先生不昧之靈必感泣於冥冥亦將永有辭於天下
後世之節義文章

先生歿後二百有十年壬辰秋七世旁孫琹拜手謹跋